



武藤富男著

戲曲發明與自由戀愛

東方國民文庫第二編

東方國民文庫

武藤富男著

戲  
發  
明  
與  
自  
由  
戀  
愛





## 序 言

我對於編劇本是外行，不但編劇就是演劇也是門外漢，那末爲甚要將這脚本來問世呢，就是爲在新的國家裡找不到新的戲曲。人們都說以新與滿洲爲題材的演劇，明朗而且有趣並能表現建國意義的戲劇，是必須要產生的。論到滿洲國的演劇，應當怎樣的問題雖有人，而能勇敢去創作的不到，即議論戲劇應當怎樣的人多，而能親身實踐去創作的人少如其議論莫若創作的，要不聲不響的去創作，所以我才敢把這樣的拙作，拿出來

問世，正如在荒漠的原野中，挿一枝弱小的幼苗，倘青年們如因此而受多少的戟刺，接續着產生優秀的作品，那末在荒野上不久便要開放絢爛藝術之花了。至於對爲本作品肯賜以很美麗的繪畫之藤山先生、和讀者一同表示感謝。

康德四年十月一日

武 藤 富 男 識

目次

發明與自由戀愛 一幕……………一

某承審員之略歷 三幕五場……………五一

插繪目次

1. 發明與自由戀愛……………口繪

2. 某承審員之略歷 第一幕……………五〇—五一

3. 某承審員之略歷 第二幕第一場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三

116404

戲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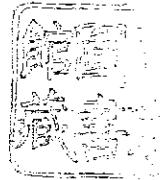
發明與自由戀愛

一幕

戲曲  
脚本  
**發明與自由戀愛**  
一幕

時 現代初秋  
處 新京柳條路

人 朱 惠 泉  
朱 夫 人  
朱 瑪 璃  
宋 治 平  
范 子 純  
杜 鳳 鳴  
李 金 華  
趙 子 敬  
朱 惠 泉的女兒  
瑪 璃的家庭教師  
朱 宅當差的  
官 吏  
朱 宅使女  
工 業 家



新京牡丹公園背後的宏壯住宅之庭園中、舞台右邊是小門、接連着便是花廊、背景是建設中的國都風景、國務院的塔在高聳着、司法部的塔也遠々在望、再前方就是地平線了。庭院裡有小草、不很大的樹木很整齊的栽着、籐椅配以籐椅二四張、在花廊近處的樹下擺着、靠左邊近處置長椅一、當差的范子純在左邊草地上拔草、年齡二十五歲前後、很像誠實的人、拔完草坐在草地上、從袋中拿出書本來念。使女季金華從右邊上場、年十八歲、是不大肥胖的快活姑娘、裝着淘氣的神氣從范背後走來敲他的肩、可是范像不知道似的仍在讀書。

李

(裝腔作勢的) 唉！這個人、有工夫就念書、有甚麼意思、莫不是青年男女戀愛的書嗎？(范仍在讀書、女聲愈大) 真討厭！這個人、裝聽不見嗎、現在正讀到佳處吧、心中想的倆人漸漸要在一塊兒了吧、怎樣、借我看看！(走近身邊、

隔肩而望)

范

(李身觸着己背、吃驚的向後看) 嘿！吓我一跳！你爲甚在這兒呢！

李

我在這兒你才知道嗎？你真够傻氣了、我方才跟你說話、難到你就沒聽見嗎？

范

(裝腔) 是嗎！我真是一點兒也沒聽見！

李 你大概是怎樣的了、這本書那樣有意思、你被他迷住了嗎？

范 這本書、你是不會懂得的。

李 甚麼！你以為我是不識字嗎？你看我、我也是受過新教育的女子、在長通

路、你聽！就在特許發明局後身的學校、我也是初級小學三年畢業呢！

范 縱然是你識字、也未必懂得這本書呀！

李 你竟胡謔！認識字還有不懂得的书。

范 不過是不能一概而論、這是物學、是物理學的书！

李 物理學！你不要唬我、屋裡就是你的家裡、要提起屋裡的事、可以說我沒

有不知道的、我一念就懂了。

范 胡謔八道！你快到厨房去作事吧、那才是屋裡學呢。

李 怎麼！你瞧不起我！你不過也是小學畢業、給人家當差竟念書、你也不怕

老爺申斥你、(狗咬聲)快到遛狗的時候了、你看狗不是想要出去遛達嗎？

范 那不用你掛心，我應當作的我自然去作，用你說。

李 好——吧（向范探頭一處作鬼臉，由右方退場）

（范立起將書本收在懷中，由左邊退場，狗不住的在喊叫，朱瑪璃扶着書本，和宋治平由右邊登場，瑪璃年十九歲，是美麗的姑娘，宋治平年齡三十前後，是稍帶些滑稽的神氣）

瑪璃 先生，在庭園裡用功是比較好吧？

宋 是的，尤其在貴府很美麗的庭園裡，要是真肯用功，確實能得到學問的。

（瑪璃坐在棹前，書本放在棹上，宋將帽子及文明杖掛在樹枝上，坐在瑪璃旁邊）

瑪璃 先生！我有考女子大學的資格沒有？

宋 不要客氣，放心吧。像小姐這樣天分再加上肯用功，只要從現在就預備，管保成功。

瑪璃 不過我很掛心，因為日本女子的頭腦都好，學問也不錯，叫我和她們去競爭，確實沒有自信。

宋 那一小姐不必過慮、妳是滿洲女性的代表、到日本女子大學、表示滿洲女性的實力、除小姐以外還能有誰呢！

瑪璃 你不要過獎、獎勵過分怕我倒要懶用功了、莫若還是先用功吧、今天該學代數吧、(由棹上取書)今天還是從這起、這個問題我倒算了、不過老不對。

宋 是嗎！這個問題嗎？這並不算難、要是這樣就解開了(用鉛筆向雜記本上寫數字、稍停又寫)嘿！ $X$ 的三乘、減去了 $XYZ$ 、 $Y$ 的三乘和 $Z$ 的三乘！這倒難起來了。

瑪璃 怎樣！還說不難呢！算到那兒我也會呀！再往前可怎樣算呢？

宋 啊！這究竟是不難的、這樣問題一算就對、這、 $X$ 三乘嗎、(鉛筆銜在口中)

等等！ $X$ 三乘和 $Y$ 的三乘、嘿！再減去了 $XYZ$ 嗎！這樣就不明白了。(鉛筆由口中取出敲棹子)

(范子純牽着狗由左邊登場、在庭園左隅繞樹散步)

宋 (揚起臉來) 小姐！你知道有位高卜道嗎？

瑪璃 我不知道，他是我們新京的人嗎？

宋 不對的，他是二五百年前的人。

瑪璃 那末他是春秋戰國時候的人物嗎，那樣的古人我是不曉得的。

宋 這人雖是古人可是很有特長的，他每遇有困難不能解的問題，他便要到鄉下僻靜的地方去想，我們不妨也暫學古人的故智，在這庭園裡找個僻靜去處，好好想一想，我去想想，請你稍候一會兒。

瑪璃 好吧！你找靜的地方想，我在這坐着尋思。(猜想問題)

(宋站起繞庭園慢步)

宋 X三乘和Y三乘再和Z三乘，然後減去了XYZ嗎，嘿！這樣問題像在那兒見過似的，不忙，(范漸走近) 啊！還是不明白。

(宋不加小心以足踏狗脚，狗咬宋，范緊牽鎖練)

宋 (吃驚) 嚶！吓我一跳、你爲甚在這兒遛狗呢、不妨碍人家用功嗎、牽外邊去！

范 這是牡狗真討厭、一出門別的惡狗就圍上了、這正是本公館的綉女、不能出門的。

宋 (帶怒) 討厭！過一邊去、有狗怎能預備功課呢。

范 嘿！實在對不起、你叫往那去就往那去、不過要是不去的時候、龍把X三乘的問題算出來就行吧！

宋 甚麼、X三乘？

范 勞你費腦筋的X三乘Y三乘Z三乘、再減去了XYZ。那不是有一定公式的嗎？

宋 你……你不是這公館的當差嗎？

范 不錯我確是當差的、正像A加B或B加A是同樣、絲毫不錯我是當差的。

宋 那末你還會代數嗎？

范 像你那樣的先生，我也可以勉強幹的。

宋 像我這樣！不要瞧不起我！

范 那末那個公式你能算出來嗎，那樣問題在算不明白，在小姐面前可就沒有臉了。

宋 莫非說那個公式你能算嗎！

范 當然是知道的，初等數學的公式，沒有算不來的。

宋 那末方才那個公式你算算看！

范 你要希望的話本可以算， $X$ 三乘 $Y$ 三乘 $Z$ 三乘，減了 $X$  $Y$  $Z$ 等括弧 $X$ 加 $Y$ 加 $Z$ 括弧，括弧 $X$ 二乘加 $Y$ 二乘加 $Z$ 二乘減 $X$  $Y$ 減 $X$  $Z$ 減 $Y$  $Z$ 括弧，完了。

宋 (點頭) 嘿！不錯不錯，想起來了，確實是有這樣公式，你真也可以呀！

范 這，這算得甚麼。

宋 好、謝謝！

(宋走近瑪璃坐在椅上、范仍牽狗在塵隔散策)

宋 明白了、用這個公式很容易就解開了。(在算草上寫數字)

瑪璃 明白了嗎！真快活、有這樣公式我在學校倒沒學着。

宋 也許、女學校的數學程度本來就低、不過、還有甚麼問題不會？

瑪璃 其餘別的都會了。

宋 究竟還是你肯用功、別的沒有了嗎？

瑪璃 還有、還有物理學上的問題一個、(另拿書打開)就是這個。(用手指着)

宋 啊！塵埃爲何能浮在空氣中、是這吧？

瑪璃 是的、一看似乎很容易、但是越想越難。

宋 這倒沒有甚麼、因爲有風吹所以塵埃就能浮在空氣中的。

瑪璃 不對吧！沒有風吹空氣中就沒有塵埃嗎！

宋 那樣說也可以的，不然這樣解答吧，就說塵埃比空氣輕，所以能浮飄在空中。

瑪璃 可是，那就不成物理學的答案了，因為塵埃元來就是泥土，泥土自然比空氣沉重的，比空氣沉重的東西還能浮在空氣中的理由，我是不明白的。

宋 可不是，你說的確是理，啊！泥土元來是比空氣重的嗎，泥土能在空氣中浮動，其理安在？不忙等等，再學一回商卜道的故智，散散步來看。（站起在庭園遶遊，漸向范處來）嘿！土比空氣重而能在空氣中浮動，其理為何，泥土是重的而能在空氣中浮動，其理安在呢？。

范 （牽狗走向宋的身旁）教給你吧。

宋 領教！

范 球的體積為半徑的三乘正比例，其表面積為半徑的二乘正比例，故如成半徑十分之一時，體積則為千分之一，而表面積則不過百分之一，是以物體

愈小，比其重量，則表面積爲相對的愈大。即與浮動之重力比，其浮動空氣之抵抗、相對的爲大、塵埃的重力沒有空氣抵抗力大、故能浮在空氣中。果然！真慚愧，你的學問很好啊，你在甚麼學校畢業呢！

宋  
范 我是小學畢業。

宋 那末你這些智識由那兒來的？

范 書本上自然有呀！（從懷中取出書本用手敲之）

宋 啊！是自修的、苦學！可佩服、還要領教。

范 可以的無論何時。

（宋又夾在瑪璃身旁坐下，范牽狗從左面退場）

宋 想起來了！小姐！就是球的積體爲半徑的三乘正比例、表面積爲半徑的二乘正比例……。

瑪璃（忽然想起）是了是了、所以土塊到非常小時、他的重量便減的很多、但是表

面積並不減少、所以由空氣的抵抗便能浮動、是這種道理吧！

朱 (敲膝而快活) 對了對了、真是可以。

(朱惠泉從右邊登場、年六十餘歲、白髮白鬚品格甚高的老人。兩人站起迎之)

朱 倒還肯用功、好！

瑪璃 父親！你老請坐！(讓椅子)

朱 不要妨碍你們用功吧！(將要從左邊退去)

瑪璃 業竟用完功了。

宋 小姐預習的功夫太好、我所教的倒有限。

朱 不然、仍是你指導有方、怎樣？姑娘的考試有希望嗎？

宋 我想是沒有問題的、令愛是聞一知十的天才。

瑪璃 不要過獎、考試本來無常、(看手錶) 啊！到吃茶的時候了、怎樣！都在這庭

園裡用吧、我去請我母親去(瑪璃退場)

朱 新京也成了美麗的都會了吧！

宋 是的。在這兒一望，風景不但美觀而且雄大。

朱 在建國當時誰也想不到這樣快就能建設成功，那時候這地方還是一片荒涼野地，時有匪賊出沒，現在被政府要人的公館占滿了，你看！能這樣修蓋許多樓房，足證明日滿人都肯安居樂業了，再也不想別的了，到這步天地國家的基礎也穩固了，照這樣去作再有數十年，滿洲國能比歐美各國還要文明，我這大歲數的人，生前總想看看學問和藝術，都能放燦爛的光輝才好！

宋 到那樣文明地步大概也不遠吧，再有十年吧！

朱 是的再有十年一定要有很好的進步，各民族正像街旁的樹木似的，一天比一天長大，現在街旁的樹木雖小，一定有茂盛的一天，那時行路的人們，借着樹蔭吸着爽快的空氣，該有多末好呢。

宋 各民族如聯合起來作出一種文化，能像怎樣一種文化？我時常在想着！

朱 我是世界從來所未會見過的、就是獨特的、蓋人類文化發展到此、所創造的新國家一定要有合乎新國家的新文化、所以各民族應當合力來創造才好。

(瑪璃捧着茶具伴朱夫人由右邊登場、朱夫人年五十歲、賢淑有德的婦人、使女李在後搬運茶菓水菓、朱夫人與宋見禮、瑪璃在桌上擺茶具菓品、使女李退場)

瑪璃 請用一些吧！(取菓子分配、而後坐下)母親！你老是不喜歡吃這菓子吧？

夫人 我不願意吃這種西洋菓子、把那月餅給我些。

瑪璃 (取月餅遞與夫人)父親！你方才和先生談的甚麼？

朱 是談些我們滿洲國文化上的話、不過想要創造文化、女性的力量是最必要的、因為另一方面說文化即是由女性造出來的、所以婦女不覺醒的國家、決不會有好的文化、我國要想產生新的文化、(看夫人)婦女是必須先覺醒的。

夫人 但是、像我這樣還說甚麼覺醒不覺醒的、(看瑪璃)只看瑪璃她們吧！

朱 瑪璃相當既算覺醒了吧！

宋 令愛在全滿也可以算最新的女子了。

瑪璃 不要那樣說、我的腦筋才舊呢。

朱 不錯的、按瑪璃的年齡說、思想應當是新的、誰想更舊、前些日子談起自由戀愛論來、叫我幾乎啞然不知所答。

宋 令愛既是呼吸新時代的空氣、主張自由戀愛說、倒是極當然的事情。

朱 不過——正是相反、自由戀愛論者還是我、她——瑪璃倒是一個猛烈的反對論者。

宋 嘿！這倒是奇怪極了！

瑪璃 奇怪！這有甚麼奇怪、我就是不贊成自由戀愛！

宋 那是怎回事情呢？

瑪璃 怎回事！你不看中國受自由戀愛的弊害有多深！

朱 那是中國青年男女們、將自由戀愛的真意弄錯了、像中國青年男女間的戀愛、就不配叫戀愛、簡直就是野合。

夫人 你不要說那種下賤的話。

朱 這有甚麼關係呢！叫我說中國的青年男女，對西洋思想都是囫圇吞棗，光學人家的皮毛。

宋 這倒不可一概而論的。

朱 當然是因人而不同了，但大概是這樣，本來戀愛這種事情，是男女間人格的交往，男女間互相尊重人格，而後才有所謂戀愛之發生，（看夫人）譬如我和你之間——。

夫人 不要胡說了，這樣大的年紀還講甚麼戀愛！

朱 不然的，戀愛是不論年齡的，超越年紀的，我們縱然年老，也要有戀愛的對像呀！

宋 （用隻手輕敲着頭）這倒是真情實話。

瑪璃 我父母間之戀愛，我是十分承認的。

夫人 (瞧瑪璃，瑪璃！不要胡謔！)

朱 (制止夫人) 你也不必責備她，長而讚父母之戀愛者，是孝之始也，可是中國青年男女，是將這氣品高尚而重人格關係，即精神和精神的結合，完全不顧，只圖肉體上的快樂，男女間互相追求，不聽父母之言，隨便自由同居，討厭時再離婚另覓新的，這就是世俗的自由戀愛。

宋 那末據你老說甚麼宋是真的自由戀愛呢。

朱 我想是這樣，青年男女的人格，決不能完全的，必有缺處，爲補救這缺處而追求氣志高尚者，以真心尊敬對方，永遠不變初志，重精神，這才是自由戀愛，甚麼叫自由呢，就是不受父母的強制，不受無理的壓迫，以青年男女自己的良心作判斷，而後去選擇對方，這便是自由戀愛。

瑪璃 戀愛的真意是和父親說的一樣，不過我是反對你老這種自由戀愛論，我的理由是放任給青年，任他自由去戀愛，我想決得不到真的戀愛，因爲青年

男女對尋覓對方、光委之於良心判斷、是不够用的、實在說沒有那種判斷力、放任而不管時、就是中國青年男女間的所犯的毛病、我的意思是凡眞愛其子女者、應由父母擇定之、由兩親擇定後才可結婚。

宋 那末就是順從古禮了！

瑪璃 是的、差不多是那樣、就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後定婚、古制本來就很好咧。

朱 不行！你的頭腦過舊、現在的父母爲子女的幸福而去擇婚去能有幾人、大概都是圖家業財產、在人格方面就不注意了、就像我的好友老劉家的女兒、姑娘又好又賢慧、但是老劉只挑門戶財產、挑了一家定婚了、誰想女婿太不是東西、現下雖在日本留學、究竟是個不良青年。

瑪璃 那不是怨從來的習慣不好、而是父母選擇的不當。

朱 當然是的、不過按從來的習慣去作、往往就要弄成這樣結果、老劉使他的

女兒不幸到那樣、在前幾天某會議中還說過、我滿洲國本來是尊重禮教的國家、自由戀愛便是紊亂風律、應當認爲犯罪而加處罰的、爲甚新刑法對這不規定出來呢、真是可怪！我聽他這一篇議論、真倒令我好笑、他自己有七個小老婆、還說尊重禮教、還說對戀愛要加以處罰的、這傢伙是太不知三省吾身啦。

夫人 你也不要笑話人家、說話不知小心點！

宋 嘿！真是愉快！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的妙論！老先生的論也好、小姐的說也妙、像我這樣淺學非才、指示迷途、得益非小啊！

瑪璃 還是我的主張正當吧！假設像父親論的爲對、應當爲清潔的人格之交、但是背着父母的男女交際、我都認爲不是正當的。

朱 這樣說誰是新時代的人物就分不開了、（對瑪璃）甚麼！現在你這樣說、似乎很規矩的、但不久將來你也有自由戀愛的時候來到、到那時你自然就要禮

讚了。

夫人 好容易她有這樣正常的思想，你爲甚偏要從中破壞她呢。

朱 我倒不是在破壞，我說一定有那時候的來臨！

(使女李由右邊登場)

李 杜鳳鳴先生來了！

夫人 請這兒來吧。

李 是的(退場)

宋 (慌忙站起)那末我要失陪了。

朱 爲甚這樣忙呢？

宋 我還有應去的地方，再見吧！

(宋行禮朱及夫人答禮，朱留下文明杖及帽子退場，瑪璃送至舞台右邊又回)

朱 怎樣這幾天預備的不錯了吧？

瑪璃 大概還可以吧！

夫人 我是從心不願意你考上女子大學！

朱 你不要胡說！

夫人 上東京去念書我是最不贊成、挺遠的、不是誤了婚期嗎？

朱 不要緊的！我的瑪璃自己會挑女婿的。

瑪璃 我爸爸竟說笑話、我既然反對自由戀愛、爲甚自己又能去挑人呢、挑人的事還請父親費心吧！

(杜鳳鳴登場、年二十六歲左右、穿着洋服很漂亮的紳士)

杜 老先生你好呀！

朱 啊！你來了、請坐！

杜 今天星期六、因爲衙門有會議、忙到現在。

夫人 你每天是很忙的。

朱 這時候正是國家創業之秋、當差的自然要特別忙嘍、尤其像你這樣英氣勃勃的……。

(使女李送茶至、瑪璃接過來放在杜面前、李退)

瑪璃 請用！(取菓子盒放下)

杜 謝謝！(向朱)真正的國家創業是從現在起、以前到如今——譬如政治吧還未普遍、到僻遠的地方還不知甚叫政治、像新京奉天這樣大都會、固然早放王道之光輝了、但是農村還有許多黑暗哪！

朱 地方的事還得今而後、像你這樣有爲之士、應在這方面活動才對！

瑪璃 我想要叫國強是非與教育不可、所以我決心到日本去留學、將來歸國要替女子教育去工作。

夫人 那樣想就不對了、女子無論怎說、仍應抱賢妻良母主義爲是。

朱 那倒不用你掛心、現在叫瑪璃出去、等她選着好男人、自然就結婚了。

瑪璃 討厭的老爸爸！

杜 我是不敢贊同小姐當學校先生的，這樣美麗的人兒當教師，確是國家的大損失，因為學校的教師最好是男人不愛的女子才好，蓋醜女人品行多半是方正的，也可以當學生的模範師表呀！

瑪璃 (驟現不悅色) 你說這話是侮辱全體的女子。

杜 這話我冒失了，請原諒！不過小姐不能和一般女子一概而論，你完全是例外。

瑪璃 (洩氣的樣子) 我們不曉得！

朱 (想起甚麼似的) 啊！是了，下午五點二十分的火車有馮閣下出發，我得送行去，先生你慢談，我就回來。

杜 (站起) 是嗎！謝謝你！(一應)

(朱及夫人站起向右邊走去，瑪璃隨後)

夫人 你陪着杜先生談話呀！

瑪璃 好吧！

(朱及夫人退場、瑪璃復不高興的还原坐、杜亦沉默一瞬間空氣沉重苦悶)

杜 怎樣！到那邊長椅坐坐！

瑪璃 哈！

(杜先去坐、瑪璃隔三尺遠的地方亦坐、暫時仍沉默)

杜 (喘吸似的) 小姐！

瑪璃 甚麼？

杜 你幾天就要上東京嗎？

瑪璃 去考學校去。

杜 要是考上就在東京念書嗎？

瑪璃 當然的事情。

杜 幾年才能畢業呢？

瑪璃 四年。

杜 期限很長哪！（向瑪璃身旁近坐）

瑪璃 四年一幌就過去。

杜 小姐！（齊聲思）我看你不必去吧！

瑪璃 那是爲甚！

杜 你上東京去留我一個人太無聊了，（更接近些）

瑪璃 那有甚麼無聊，你也有父母還有兄弟！（稍鬆開）

杜 你還不懂得我的心思嗎？（又靠近）

瑪璃 （鬆開些）不過我不犯因爲你的心思而變更我的方針。

杜 是——嗎！（深表失望而嘆息）

瑪璃 你怎的了！心難過嗎？是肚子痛！

杜 (突然如狂) 小姐！(接近瑪璃先握其手)

(瑪璃退身由長椅站起，杜向前湊不意到長椅極端，因而椅倒，在地面擦下屁股)

瑪璃 呀！對不起！沒磕傷嗎！

杜 (拾不起屁股，繃眉 不要緊！不要緊！(隻手揚起) 小姐！我的心思請你原諒，請

你明鑑！

瑪璃 我知道了！

杜 你知道了！啊！真的嗎？可樂壞我了！(驟有精神急站起，將長椅復元) 那末就可

以和我定婚了。

瑪璃 (吃驚) 定婚！我是反對自由戀愛的，沒有父母的命令，自己私下定婚是最大的錯誤。

杜 是的！按我國舊來習慣也是那樣，不過你要曉得，我是按古禮煩託媒妁和你父親提過婚的，但是令尊是主張自由戀愛的，叫我直接問本人的心思，

只要本人願意就可以定婚，父母是不能作主的。

瑪璃 要有父母之命自然可以定婚，不過叫我自己說願意不願意的話，是很難爲情的。

杜 不過你父親叫我問問你的意見。

瑪璃 但是你要知道，我父親是個自由戀愛論者，我正是個反對論者，所以你叫我答覆你句明白話，是很爲難的。

杜 那樣以來不是叫我難爲情嗎，那方面這樣說，這方面又那樣說，叫我就竟信那方面呢，所以仍請你多加原諒吧，我是一心一意的，至死我也要……。

瑪璃 那可難住了。

杜 唉！（哀求似的）小姐！我總以爲你不會叫我絕望的，

瑪璃 你竟那樣說不是難爲我嗎？

杜 我倒不逼你現在就說明白話，只要你能瞭解我的心思，不妨你再詳細考慮

一回、以後再答覆我也不爲晚。

瑪璃 好吧！容我考慮一下子、答覆你總得我從東京畢業後！

杜 這是甚麼意思！

瑪璃 就是四年後的意思。

杜 四年後！四年後才答覆我一個「否」「可」

瑪璃 是的不錯！可非得四年後再說。

杜 咳！（長嘆息）那末就是你很討厭我了！

瑪璃 那還不是我的正式答覆。

杜 （像決心似的）好吧！小姐！我就等你四年！算什麼一幌就到。

瑪璃 不過四年間你如果另有所好、就不必理我、你們儘管結婚、我是決不會有甚麼異議的。

杜 嘿！這是甚麼話呢、小姐你拿我當怎樣看待？在這四年我是立志等你、他

人我決不待理他

瑪璃 那末四年後聽我個明白答覆吧！

杜 好吧！一定！我要失陪了！

瑪璃 那末再見吧！

（杜從右邊退，瑪璃用難爲情的樣子從送之，然後返原處整頓菓子茶器，朱從右登場）

朱 瑪璃！你得罪了杜先生了嗎？

瑪璃 我並沒得罪他，不過在談話之間我仍是抱定我的主義就是了。

朱 是嗎！那倒沒有甚麼，我看杜先生像不樂意似的。

瑪璃 他的性子就是急一些，有甚麼不樂意的。

（朱無言在庭中散步，瑪璃收拾掉上的東西，拿清由右方退場，朱仍散步，無聲使女季上，遞名片給朱）

季 這位要見老爺！

朱 (取名片讀之) 株式會社新大製作所趙子敬、這人、我也不認識呀！

李 那末叫他走吧！

朱 不可、人家特意來的那好白回去、也許是賣甚麼來的吧！請過來！

李 這！(由右退頂頭就是趙子敬登場、年四十五歲上下望之如商人)

趙 你老就是朱老先生吧！

朱 是的不錯——有甚事？

趙 我想打聽一個人、你老府上有位范子純嗎？

朱 范子純！好熟的名子！

趙 據說是在你老府上住。

朱 范子純、范、范！名子不曉得、當差的可有個姓范的。

趙 (歪頸作想) 當差的！

朱 是當差的、夏天掃個院子啦冬天燒鍋爐的人。

趙 (很可怪似的) 噯呀！

朱 怎麼的、作壞事了嗎？

趙 不對不對！我找的這位范子純、是位大發明家呀！

朱 大發明家？甚麼叫大發明家？

趙 范先生這回發明一件極有益東西、簡單和你說、他發明一件在暖房煙囪上的機械。

朱 暖房煙囪上的機械？有甚用處？

趙 可以防止煤煙、還可以製成煤的副產物、有這兩種好處、這機械的價值就可以知道了、就是這機械能將煙吸進來、然後因機器的裝置又能將煙分解開、因而能作出有益的物質、廢物便從煙囪吹到空中去了。

朱 嘿！這倒是極有趣的事、實際說我還是帝都煤煙防止協會的理事、倘有這樣發明那於市民是太有益處了、都市中煤煙既可減少、又能保持市街的美

觀、與市民的健康上也大有關係呀！

趙

所以——我想和你老談的就是這個、按專門家的意見這種發明是太重要而有益了、並且機械的製作費又少、各各家庭全能利用、並在不知不識之間而產生副產物、這種副產物在市場不但極受歡迎、而且價格又相當的高、結局煖房的煙窗上要是按裝這種機械、不但火力大而燒的煤也因之經濟許多了。

宋

啊！這是極偉大的發明、帝都煤煙防止協會也可以急速採用、並可宣傳獎勵使用、機會不可失掉、現在就應當着手。

趙

那末煩閣下幫忙、可由范子純手中將這發明特許買來、然後設場自造、請貴會推荐獎勵、使市民多買。

朱

這是極保險的好事業、作買賣沒有這樣眼力是不行的、不過這位發明人、說是在我家？

趙 是的、我是今天在張辦理事務所聽來的、並且說這種發明的特許、今天就由特許發明局發下來了、而且發明協會認爲是極好的發明、還給三千圓獎勵金、聽說一定是給范子純的。

朱 嘿！這樣說這位范子純一定是大學問家了！

趙 當然是的、我想能有這樣發明、只少也得是日本工科大學畢業！

朱 是的不是日本大學也得歐美的大學畢業的、不然決發明不出來這樣的機械！

趙 可是方才聽說在府上姓范的、是當差的？

朱 是呀！我家倒有個姓范的、已竟二年了、這樣發明決不是他的。

趙 但是在特許發明局的呈文上、寫的住所確是柳條路朱惠泉公館的、可怪呀！大概是弄錯了吧、在我接歷後身或許有姓范的、你再找一找看看！

趙 是嗎！那末我就再去打聽一下子、不過這種機械仍請貴煤煙防止協會極力

提倡才好！

朱 我是沒有別的說的，倘真有這發明我甘願幫忙！

趙 謝謝你老！到那時只求你老多幫忙吧！

（趙鄭重一禮由右退，朱輕々還禮向左去，范子純一面掃地一面登場，見朱停掃行禮，朱過去又掃，朱由左退，范掃完坐草地上，由懷中取出書讀，無幾朱由左上，靜步而來，范不知仍讀書，朱由後偷看書，以很可怪的神氣歪頭，范無意識的將視線由書離開，漸覺有人在後而返顧，知是主人驚而站起行一禮）

朱 念甚麼書！

范 老爺！不敢了！

朱 念書有甚不敢！怕甚麼！有工夫肯讀書是再好沒有的事情！可是你叫甚名？

范 我叫范子純。

朱 嘿！范子純！你就是范子純嗎？你對於煤火上有甚麼研究嗎？

范 哈！對於燒煖房上稍用過功，到公館以前在撫順某工場幹過活，在那也研

究過一點兒！

朱 哈！哈！那末你往特許發明局遞過甚麼呈文嗎？

范 不！不敢！

朱 這又有甚麼！說好了！甚麼呈文？

范 有一點小的發明、託辨理士請的特許。

朱 是嗎！（向右手拍）

（使女李登場）

李 老爺叫我嗎？

朱 方才來的那位姓趙的、在外邊找人呢、你見着叫他來！

李 曉得了（退場）

朱 方才來一個人想要見你。

范 莫不是因爲發明的事情嗎？

朱 不錯，正是那事，現在去請去了，就來吧！

（瑪璃拿一大信封登場）

瑪璃 老范！你來了一封這樣大的信！你看！（遞大信封）

范 （接過）謝小姐！（返過來看）啊！從滿洲發明協會！

瑪璃 滿洲發明協會是那兒！

范 是爲獎勵發明而成立的團體，（開封從中取出獎狀，兩手捧之驚喜交加而讀之）噢！獎金三千圓！

瑪璃 （興奮）呀！老范！是你發明的嗎？

朱 還是你呀！（在范面前低下頭去）我實在對你不起，我拿你當聽差使用，是太小看你了，請你原諒！

范 老爺！這是怎回事呢？

朱 實際是這樣，方才來一個人是尋找大發明家的，我說咱家決無其人，竟把

你忘了是太不對了！

范 這是沒有的話，老爺！我得以成爲發明家全是老爺的賞賜，你老許可我上夜校讀書，就是成全我的成功！一切都是占老爺的光！

朱 不對，不對，以往我太小看你了！

范 老爺不要拆磨我了，小人擔待不起！

（使女李領趙從右方登場，趙對朱一禮）

朱 趙先生！你看！真是踏破鐵鞋無處找，大發明家就在我這兒！

趙 （急喘似的）在，在那兒！發明家在那兒？

朱 （指范）就是他！

趙 （走近范鄭重一禮）你就是范子純先生嗎？

范 是的。

趙 （快樂樣子）那末你大喜！恭喜恭喜！范先生你發明的煤煙防止器，今天既竟

特許了！

范 (喜不自勝) 哈！託福！不過張辨理士還沒有通知、滿洲發明協會的通知、是方才見的。

瑪璃 老范是真可以！真叫人佩服！

朱 嘿！不要叫人家老范了、是先生了！

范 老爺不要那樣！我仍是公館的當差、照舊呼喚我才對！

瑪璃 范先生！甚麼叫煤煙防止器、哈！就是在鍋爐房裡你常擺弄的那個機械吧！

范 是的小姐！就是那東西好容易弄成功的！

瑪璃 可是父親！老范是……

朱 不讓你叫老范呢！

瑪璃 對不起！可是父親、范先生在本年三月、不是有一回爬煙囪頂按機械、一

失脚由梯子摔下來，把腿都摔傷了。

朱 有過那樣事情嗎！

范 有過的那時多蒙小姐費心！

李 老范！你發財了！像得頭彩一樣！

范 這和得彩可不同的。

瑪璃 金華你知道甚麼！彩票是運氣，發明是努力！

李 叫我看是一樣的。

瑪璃 你下去吧！到廚房快去預備晚飯好了！

李 這！是！

（李向范斜視後從右退，碰頭是宋治平登場）

瑪璃 啊！先生你幹甚？

宋 （對朱和瑪璃）方才走的倉卒，把帽子和棍子忘了（自取在樹枝上掛的）

朱 宋先生！我們家出了一位大發明家！你信嗎？

宋 大發明家！

瑪璃 是的，就是范子純先生（領范到宋前）給你介紹介紹！

宋 （對范輕低頭）啊！方才謝謝！是甚麼發明？

趙 發明品是煤煙防止器！

宋 嘿！是煤煙防止器嗎？（放下帽子和棍兒）在今天晚報上也曾載過，說是燒鍋爐的人發明，是你嗎？

朱 不錯是他，並且是很好的發明，怎樣！身爲一介當差而能爲如此發明，豈得爲常人所能想像乎。

宋 是的，我早就知范先生乃千里之馬，決不是平常的當差，怎樣！自有伯樂出世，（對瑪璃）小姐！不瞞你說，方才咱倆算不上來的問題，都是范先生在暗中教給我的。

范 這是那兒的話、我不過對問題給點解答的暗示耳。

瑪璃 先生倒肯說實話！

宋 我今後還想領教、（對范）以後得閒再談、我今天有點急事。（向大家行禮後慌張退場）

瑪璃 （宋走出舞台後、始注意到長椅上的帽子和文明杖、拿起來向宋）先生！帽子和棍子都忘了！

（宋慌張而回取帽及棍又慌張退場）

趙 可是怎樣！范先生、我想來買你這個特許權呢！

范 （驚喜的樣子）是嗎！讓我好好想想吧！總而言之也不能叫你賠錢。

趙 這是那兒的話呢！我是爲賺錢才來買的、

范 但是製造發明的東西、販賣的時候兒常有想不到賠錢的。

趙 不要緊的、這件東西在發明協會和特許發明局、都認爲非常得當、只要在煙囪頂上、不但沒有煤煙、而且還能生產很值錢的副產物、一年間所得副產物的價格、能在每機器的價錢五倍以外、這樣那裡會賠錢呢。

范 不過我這種發明，完全是我家老爺賞給的，所以關於這些權利甚的，還是請你和我家老爺商量吧！

朱 這事固然得好好斟酌，我倒可以幫忙！

趙 那末這樣決定怎樣！你要是能把特許權賣給別人的時候，以及你的發明品要是能叫別人製造的時候，請你都先讓我來接受，今天說實話我就爲買你這特許權，我是預備了一萬圓！

瑪璃 一萬圓！嘿！范先生一萬圓就賣他！

范 不忙容咱再考慮一回，你這事容我一星期後答覆你吧！你看怎樣？

趙 是嗎！那好極了，我就恭候一星期，別人來買的時候千萬可不要賣，這種優先權因爲是我先到所以應當屬於我，請信用我才好，以外還請朱閣下分神。（對一同行禮而退）

朱 無論怎樣說這是真可賀的事，幾天可在宴賓樓叫幾棹席，慶賀一下子，你

既在我家就是我家的光彩、今晚正有煤煙防止協會的宴會、在席面上我不妨提出來這種大發明、叫他們瞧瞧、以後再談吧（看瑪璃）那末（從懷中取表觀之）我去赴宴去！（退場）

瑪璃 請早些回來！父親！（送至舞台右邊、返身走近范）老范！不對、范老先生！你真可以呀！

范 唉！這有甚麼！小意思、這煤煙防止器不過是我一件小小的發明、今後我還想要有更大的發明呢！

瑪璃 是嗎！那可好了！希望你多加努力、中國向來是一件發明也沒有、這回我們滿洲國不妨多出些發明家、叫世界各國也看看！

范 是的、我也就是要爭這口氣、因為我們同胞向來對於研究科學就不盡力、實在是可恥的事、我是要爭爭氣的。

瑪璃 那末你好好向前努力、只要有你作前導、以後就不患沒有發明了。

范 能那樣才正是我的宿願！

瑪璃 (向遠處眺望) 呀！太陽要落了，(走近長椅) 請到這兒來，請到這坐着談談！(坐下)

范 這！這！驚恐着走向椅旁，離瑪璃三尺處坐下)

瑪璃 你是在那兒用過功！

范 我是完全獨學！自習！從到公館後容我上夜校以來，所得的更多了。

瑪璃 我很佩服你，像我又請家庭教師甚麼的，一點進步也沒有！

范 不過講學問我還差的遠，今後還得猛力用功！

瑪璃 還想用功！你不想上日本去用功嗎？

范 日本嗎？

瑪璃 是呀！有得是錢！

范 錢在那兒？

瑪璃 從發明協會不是領三千圓的賞金嗎！

范 啊！是呀！不錯有三千圓。

瑪璃 你看！你倒忘了！那樣多的錢你倒忘記了！可見你是心在求學、學者不愛錢的態度、很好、其餘還有煤煙防止器的特許權、不是還能進一萬嗎？

范 一萬圓嗎？

瑪璃 你看！方才來的那位工業家、不是出到一萬嗎？

范 啊！是的。

瑪璃 真可以的、你不愛錢嗎？

范 並不是不愛錢、如其愛錢莫若說我愛念書、我是從朝到晚、只要有閒工夫、我就要拚命的用功、因而在我腦海中只有用功！

瑪璃 （向范身旁漸近）真是一位學者的精神、我至今倒不曉得你是這樣有材幹的人、說實話我只當你是尋常聽差一樣、而不過是奴隸而已、和苦力同樣、誰想這是大錯而特錯、可知差役苦力之中亦有偉人、不過像你這樣的也太少了。（更向前進）

范 小姐！我要到日本去用功！

瑪璃 是嗎！那倒好，我明年三月去東京考學校去，咱倆一同去不好嗎？

范 那得和老爺商量再說。

瑪璃 那還用商量，就是我父親也不能再叫這樣大發明家來燒燬房的，那末——

你有這樣可喜的事情，可以先告述你父母知道才對的。

范 我不但沒有父母連弟兄都沒有，身孤無靠的人，既沒有甚麼悲哀，也沒有

甚麼大可喜的，所以研究和發明就是我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弟兄！

瑪璃 真是的既無父母終鮮兄弟，孤獨一身，何等寂寞！連我都替你難過！我要

替你一哭！

（瑪璃靠近范身，范低頭不語一瞬間的沉默）

瑪璃 （感激與興奮）啊！我怎樣才好呢！我怎麼要贊成自由戀愛了呢！

（夕陽照倆人，慢女的落下幕來）

戲曲

某承審員之略歷

三幕五場

## 『某承審員之略歷』上演時之注意

第二幕第二場舞台可裝飾以絢爛的彩色，因其他部分之色彩過暗，僅此不妨使之華麗，但以配角或舞台裝置上，有難於上演時，亦可省略而不演，蓋省略亦與戲劇運行上，不發生障礙。第二幕第三場陳克用殺人事件之敘述，雖稍嫌返復重叙，但為觀客易於瞭解起見，不得不如是。第二幕第二場如省略不演時，則第三場須按腳本原狀演之，如不省略時，則宋檢察員與劉審判官之對話中，可省略其事件內容之說明，亦可省略劉審判官在法庭朗讀宋檢察員所書之起訴狀之犯罪事實，但按原文上演，觀衆亦決不能感覺冗漫無味，實際上在法庭亦如是行之。

在演劇秩序單上為與觀衆以豫備知識，有載左記說明之必要。

〔劇中所載之奉天省雙河縣及黑龍江省龍濟縣均係假名，地方法院即第一審裁判機

關、推事即裁判官、司法公署爲無法院之縣而設之裁判機關、其職務與地方法院同、但爲衙門之資格稍低、在司法公署而行裁判者有審判官、行檢察事務者、搜查犯人而起訴之事務者爲縣長及檢察員、而檢察員爲縣長之部下、在無法院及司法公署之縣、其裁判則由縣公署行之、其事務內容與地方法院同、縣長及承審員爲裁判人、承審員受縣長監督、承審員之裁判權限與推事同、但其資格至低、

戲曲  
脚本  
**某承審員之略歷** 三幕五場

人

劉	相	如	地方法院推事、後爲司法公署審判官、又爲縣公署承審員
韓	文	景	地方法院女長
吳		鎮	訟棍（包攬訟事、從中作弊）
朱	煥	章	地方法院書記官
宋		文	司法公署檢察員
林	香	山	縣知事
張	清	泉	新任縣知事
周	桂	林	新任檢察員
陳	克	用	被告

陳 李 氏 克用妻

孫 錫 齡 繕寫人

于 作 舟 縣長

菅 野 達 一 司法部法務科長

張 清 泉 妾

張 清 泉 秘書官

劉 夫 人 及 孩 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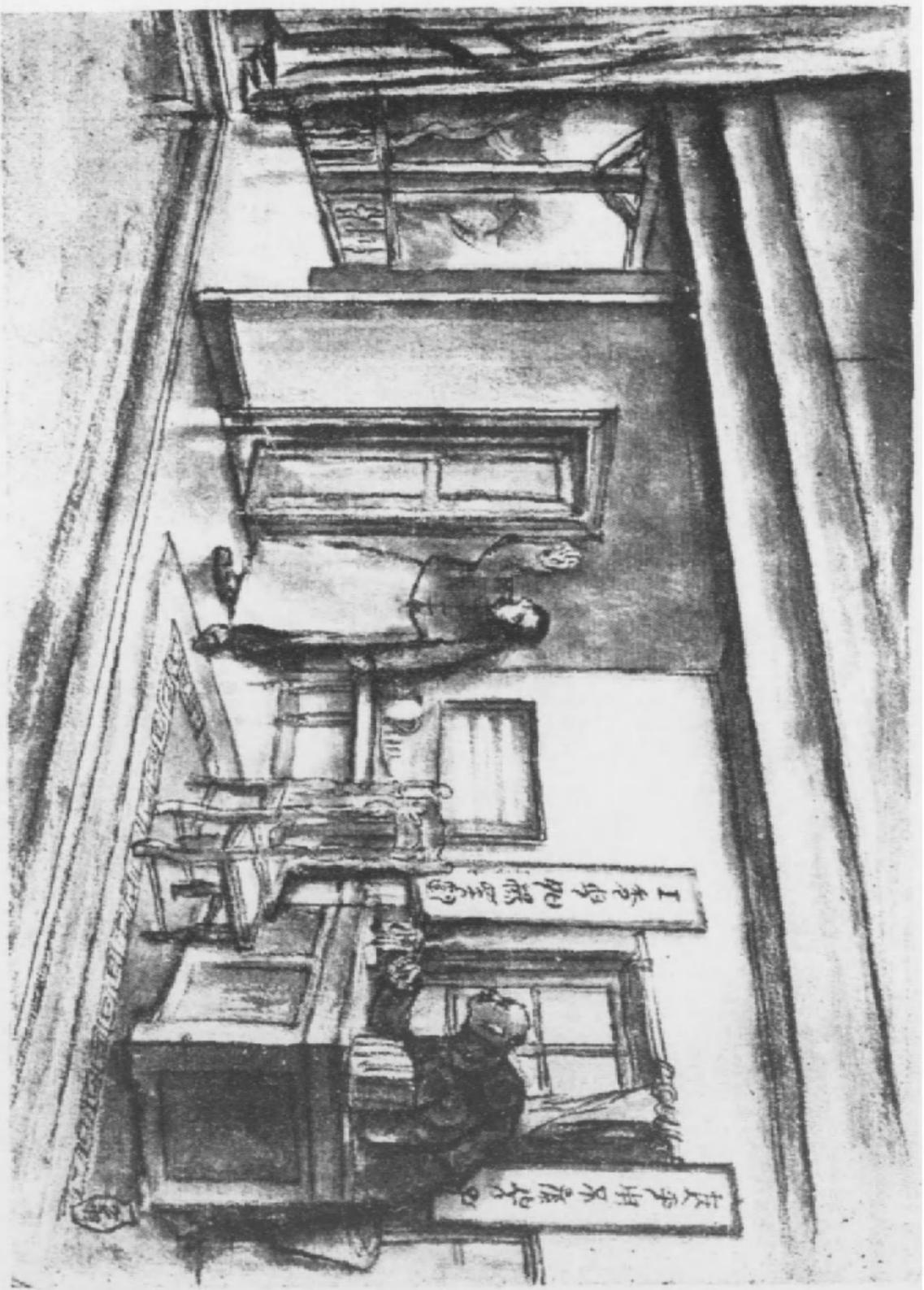
當 差 二人

法 警 一人

瓦 匠 二人

護 衛 數人

民 衆 多數



某承審員之路歷

第一幕

## 第一幕

時 中華民國十八年夏

處 某都市的地方法院

地方法院院長室，三間屋子，無裝飾的白牆帶些煤氣，頗不美觀，左門右窗，青油漆的窗格，正面右邊偏左有院長桌子，前有來客用椅二，院長身後置書箱，靠窗牆上掛着職員表，左邊屋外爲廊下，院長韓文景坐桌前與訟棍吳鏡對談，韓年五十五六歲，帶陰險的形相不斷浮着險惡的微笑，吳年六十，充滿奸智的老頭，其威勢是壓倒院長。

吳 (攝扇子)今年夏天特別熱！

韓 真熱得要命。

吳 這叫未決的犯人在監裡怎樣得過！

韓 這樣熱天真是蒙你同情。

吳 同情倒談不到，不過像滿座的戲園子似的，連立錐的餘地都沒有，擠在裡邊，就是山東苦力也抗不了。

韓 還沒人想把你押起來，請放心！

吳 哈！（大笑）要押我的時候，你也得陪着吧，我有甚麼不放心的，可是提起被押的話我倒想起一件事，（爲警戒而迴視周圍）我前次來說的，你也知道了吧，就是那件事情。

韓 那種案子呢！

吳 就是毒害事件，那（頗感不安站起到門口向廊下探望，見確實無人始就坐）就是婦人王蘭香和別的男人通姦，謀害親夫的案子。

韓 嘿！謀害親夫嗎！那個案子實在太難了，甚麼證據都有的。

吳 有沒有證據有甚麼關係，只要院長使行權力，還有辦不了的事情嗎？

韓 不過管事的推事，是很頑固的人。

吳 就是劉相如劉推事吧，這傢伙是甚麼也不聽，真難說話，前任院長也是很討厭他的。

韓 把他能說伏了是不容易的。

吳 上歲數的人是不能吃硬肉的、何況硬的人呢！

韓 不錯、那傢伙我的牙是吃不動的。

吳 但是院長的牙口總是還可以、那樣年青小夥子還可以吃得動、譬如證據充足你就說不充足、他又能把怎樣呢？

韓 不過骨頭硬的人、我也不樂意吃的。

吳 那有甚麼、他實在不聽說還可以把轉到邊僻的地方去、威嚇他一下子也是好的。

韓 那還用說我心裡早就有、不過這案子要往好辦、相當要費事的、請你預先知道。

吳 那我倒知道、不過這決沒有錯的、請酌量辦理、我被女子的情人所託、也是無可奈何。

韓 據說姦夫是很有錢的，你這回——小發財吧！

吳 那的話！那東西視錢如命，辦好了或者能不錯，現下僅僅能拿出點費用而已。

韓 反正盡力去作，辦到辦不到是不敢說的。

吳 那就拜託吧，請多費神吧。

（行禮後出屋，書記官朱煥章由左邊登場，年齡三十左右，色白，在廊下與吳相遇）

吳 呀！朱書記官！正好在這遇見，我正想到你那去拜望，你很忙嗎，精神很好！

朱 （恭敬一禮）託福託福，你老也很忙吧，近來怎樣的發財呢？

吳 別提了，這程子不好透了，又沒有案子，可是我方才見的院長，（從懷中取出信封）倒忘了，託你把這個交給院長，就說我的。

朱 （受信封）曉得了。

吳 拜託！請親自交院長才好。（退場）

（書記官微笑以手弄信封，轉從懷裡取出小刀開之，從中取出百元紙幣十張）

朱 嘿！千元！也不壞呀！賺錢不發家，反正也是賺錢按規矩習慣是見面先分

一半。（百元五張藏入己袋，餘五張又裝入信封，以唾沫封之，裝不知而叩院長的門）

韓 （看書）進來！

朱 （進前一禮）方才來的客人叫我代呈院長的。（遞信封）

韓 是嗎！（不在乎的神氣收下）好吧！（朱退韓退出後齊對周圍注意，確無人始歸坐，露奸險的

微笑開封，見紙幣數之又數，然後放進懷中，接掉鈴，書記官來）

朱 你叫我嗎？

韓 想和劉推事說句話，把他請來！

朱 這！

（朱退劉登場，年三十五歲前後，色淺黑精悍相貌，銳眼緊閉口氣壯，輕低頭無言站在院長前，

緊張的沉默)

韓

(陰險的一笑)你請坐!

(劉坐椅上韓轉眼視窗外，仍露陰險的微笑，劉覺苦悶且恐怖，然後似有決意注視韓臉，韓亦注

視劉)

韓

這天道倒熱起來了。

劉

(無表情)啊!

韓

怎樣，近來案子多不?

劉

照去年比本年多二成。

韓

那——你也太忙了，可是那個案子，以前我也託你一回，怎樣想法辦完才好呢。

劉

不過以前也和你老提過，無論院長是怎樣相託，也無論院長是有甚麼命令，

既然是事關裁判，就不能通融的，我判決是按我的自信。

韓

嘿!可是那判決的結果我要知道的，是無罪嗎?

劉

現在是任甚不能說，到宣示判決時就明白了。

韓 宣示判決！不錯宣示判決時不僅我誰都能知道的、我說的不是那種意思、你不明白嗎、就是現在你不是案子的負責的嗎、我是要聽聽判決的結果在宣示以前。

劉 那末你老是想判決無罪嗎？

韓 能那樣是再好沒有了。

劉 (用嚴肅的態度)院長！法院編制法是寫些甚麼？

韓 法院編制法！哈！法院編制法是「裁判官在審判上獨立執行職務」這種很好的規定是有的、不過你要知道法律上所規定的、民國都能照着去行嗎？

劉 我以爲非實行不可、只少我要去實行去！

韓 (特有所感)嘿！可以呀！你要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、才是騙人的東西、把世界各國最新的法律思想、都包含法律條文內規定、真是堂皇法典、但事實怎樣、誰按法典去行。

劉 那不是怨法律不好、是運用法律的人不好。

韓 就是了！運用這很好法律的人、不錯在這中華民國就找不到、有甚辦法、

現在學一句青年人說的話、理想和現實是不同的呀！哈！現在你主張的法院編制法的規定、在民國是怎樣不行的證據、我找一件你看。（徐七站起從書箱裡取出卷紙一張、展在桌上給劉看）這是我想送給你的、在你收起來以前要好好看看。

（劉滿臉怒容視之、後裝不在乎的樣子、從桌上取紙煙以火燃之、韓體前伸咬唇怒視劉）

韓 你看！這是高等法院長發下來的轉任命令、我念念你聽「地方法院推事劉

相如着即轉任雙河縣司法公署審判官、給月薪七十元、此令」怎樣！（回顧背後掛的職員表）現在你不是月薪百二十元嗎、由百二十元一下落到七十元、

並且雙河縣是你知道的、正是奉天和蒙古交界的偏僻之地、你不是算處流

刑發配了嗎？

劉 很好！（吐煙向院長臉上）發配最適當的是偏僻之地，好在鄉下不像都會這樣腐化！

韓 嘿！不想你有這樣抱負，那末對這辭令你是無異議的到偏僻的地方去嗎？

劉 沒有甚麼，爲保持裁判官的節操是不得已的。

韓 裁判官的節操！青年人總是好說這些。

劉 無論青年老年既當裁判官，節操就不能變。

韓 你的理由真多，但是年青人都在夢想着名留青史，不過那終是妄想，在這樣世界裡縱令你能守節操到底，那末結局又能怎的，縱令後世留名，而現在漂流發配過那種乞丐生活，何苦來的呢！

劉 縱然當乞丐，尙有首陽山上的蕨菜可採呢！

韓 嘿！你要聽，世上究有所謂習慣的，何爲利何爲害要看明白，有利是圖這爲當今的習慣，在這要留意。

劉 (怒言) 當官吏的用賄賂而搾取人民，正是現代的習慣！

(院長爲此語而現狼狽，皺眉睜眼手在韓上亂動)

劉 (激烈) 但是院長！官吏不收賄賂的習慣，有個時代也會盛行，比如康熙乾隆時代決不見賄賂。

韓 嘿！(冷笑) 可不是，這樣說你沒生在前清時代，是你一生最大之遺憾了！像我這樣人唯其生在濁世，才有存在的價值。

韓 好了！不必辯論了，反正對那案子請你再考慮一下子，因爲那案子高等法院長也知道了，就是人家業竟運動到那了，案子辦理的得當與否，我想和你的前途很有關係，所謂轉禍爲福是極容易的，簡單說，這辭令並不是不能撤回，要是我對高等法院長說，進級的事又有甚麼難處呢。

劉 請你隨便吧！

韓 那末你是可以再考慮的了。

劉 還是和方才說的一樣。

韓 (突然張惶而混以嘲笑) 哈！哈！你還是年青呀！不知世路人情、不早回頭一生悔之晚矣、你要好好想想！你也有家眷、並且還有三個孩子、又年小、上那蒙古那樣邊塞之地是不容易、冬天是零下三十多度、春季是對面不見的黃砂、夏天有惡疫流行、那樣地方有誰願意去呢！不爲自己獨不爲妻子着想嗎、再加考慮吧、好好睡一夜覺好好想想、就明白了。

劉 (心中苦悶後齊然) 一樣！不用想、睡一晚覺也一樣、好事是好事、壞事是壞事、爲正當生存縱令拋妻離子亦在所不惜、這辭令我收下了。

韓 (絕望而且沈痛) 是嗎！(嘲笑) 那末那案子今後就用不着你辦了、你最容易辦到要判決的地步、因爲你這一轉任就得等後任推事再重審問、你在任時那樣的主張強硬、不幸都化爲泡影、有地位才有主張、失了地位是甚麼主張也不中用了。

劉 (憤然) 正當的主張要是辦不到，就不能再戀地位了，所以我很喜歡離開你，辭令我收下了。

(劉一邊說着，一邊由棹上取辭令，轉身大步而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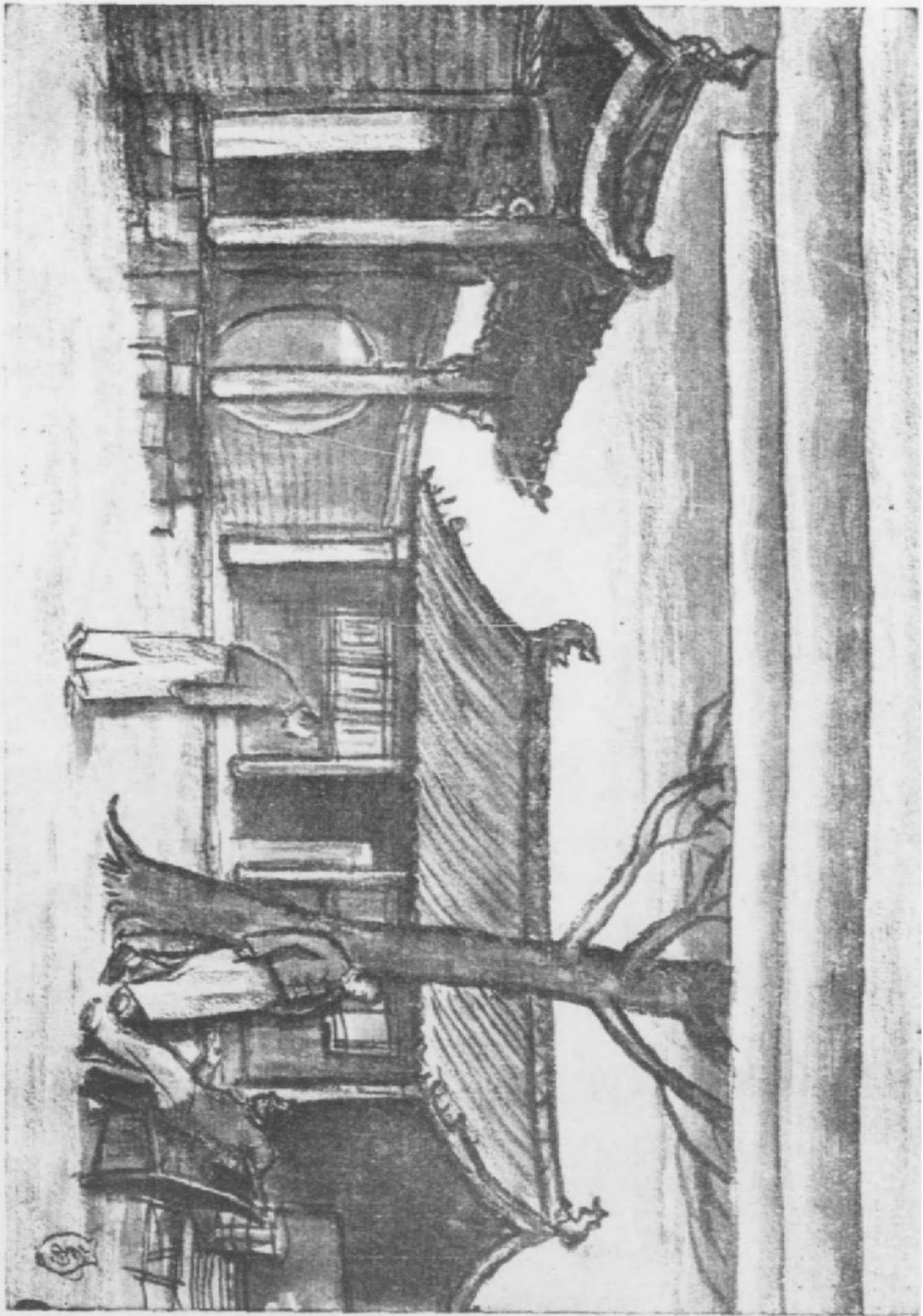
韓 候一會兒！

劉 (回頭) 還有甚麼事。

韓 沒有甚麼事，不過因你調任我要送你一句話，像你這樣頑固的人在現社會裡決不能容身，滄浪之水濁兮，尚可濯我足，這是老漁翁教給我們的，我這老漁翁也教給你罷。處在混濁的社會中，與世共濁是要緊的。

劉 (嚴然) 與世共濁！好吧院長！我領教了。不過假設民國數萬法官都是混濁，而唯我劉相如是清流，縱令投身於汨羅，亦要守我一身之節操。(突睜院長) 貪官污吏的東西！你們滅亡的日子不遠了，唉！其實你們是業竟滅亡了！

(韓身震動，煩惱集羞中落幕)



宋承宗自之略歷 第二幕 第一場

## 第二幕 第一場

時 中華民國十八年秋

處 奉天省雙河縣司法公署

正面直前以縣司法公署爲背景，司法公署爲青磚瓦房不高，中央有中門，像直通內部樣，內部更有同樁房屋，左右青磚牆，左邊大門右有小門，舞台中央靠右有大樹，圍繞大樹有長椅數張擺着，審判官劉相如座椅上，檢察員宋文傍立，宋年三十八歲前後，精悍軀體，有容易受感激的相貌。

宋 從大城市的法院調任到這偏僻的地方，當然裡面是有緣故的，我早就知道。

劉 有甚麼緣故！而不過不會迎合世情人心吧。

宋 (微笑) 不會迎合人心是我們同病，我也就爲這個在已往很受損失，青年所謂青雲之志，往往因不會迎合，遇事則與志願相違，結局就弄到這鄉下來，當個極小的差使。

劉 像你這樣有爲的人材、還不見重用、這社會決不是健全的社會、官吏都被

社會給腐化了、正像賣柑者言說、光表面好看內部則如敗絮充滿了黴菌了。

宋 確是這樣、無論到何處都是有陰險黑心的人、官吏只知道發財、溜鬚上司

保持自己地位、對民衆則盡力榨取、這是官吏的常道。

劉 「當三年縣長能快活一輩子」這是官吏的常識、要有耿直行爲者、就像好

貨幣被劣貨幣驅除的樣子、就被惡化份子排斥、或革職或調任於偏遠地方、

這兩種運命是必從其一的。

宋 恐怕現在你的運命就是這樣、不過你爲正義總算奮鬥到現在了、爲奮鬥而

才傷失官吏的地位、但是我認爲這是名譽、這是光榮、如可能的話可否對

我說說經過情形。

劉 說也可恥、並且也沒有對人可說的、只覺總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、以外並

無所謂甚麼光榮。

宋 你過謙遜了，但是聽你說的話，就可以知道已往你是怎樣的奮鬥了，我也

同樣徑路的感慨不少，所以像你我這樣人，調任到這縣來或者是我們的幸福也未可知，越想過去的事情，我是越覺着現在是幸福。

劉 是的我也這樣想，現在東三省像這縣治理的得當，可以說決無第二個縣、

正所謂政通人和百廢俱舉，就是因為咱們縣長太好了，人格高尚德望遐邇，在這樣混濁社會中，還有這樣人物，真是出乎人的意表啊！

宋 是的並且這縣是三等縣，地瘦民貧又沒甚特產，但和別的第一等縣相較，

成績却非常可觀，可見凡事只在人，我們縣知事的人格與手腕是够說的了。

劉 我從被調到這縣，最先感覺的是引用賢才斥退無能，所以這兒沒有像別的

衙門那樣的腐化份子，連聽差及傳達都能各盡其職，守本分。再有監獄有多乾淨、縣的政治好歹一看監獄就知道了。

宋 在前任時代的監獄才不講衛生呢，囚犯三分之一是病死在監裡，現在的縣

長一到衛生狀態爲之一變、監獄裡也有澡塘子了、獄房裡的床下常撒石灰、院子裡栽了許多花卉、囚犯也都有工作、這都是現縣長的功績呀！

劉 並且財政也豐富。

宋 當然的、官吏只要不行賄賂不吞公款國稅、財政是沒有不豐富的道理、在這樣有爲的縣長下、我們雖然不昇官、也情願幹一輩子。

劉 我也那樣想、我從大地方調轉到這、反來是我的無上幸福、像這樣好的縣長不容易遇着的、凡歷史中能有名的仁人志士、恐怕就是這樣人物吧！

宋 (朗誦) 天開青雲器 日爲蒼生憂 心和得天眞 風俗猶太古 牛羊散阡陌

夜寢不閉戶 問此何所然 賢人宰吾土 舉邑樹桃李 垂陰亦流芬

劉 (續讀) 河堤繞綠水 桑柘連青雲 趙女不冶容 提籠晝成群 縑絲鳴機杼

百里聲相聞 琴清月當戶 人寢風入室

(聽差左邊登場、非常慌張且興奮)

聽差一 (二禮) 檢察員先生！不好了！有件重大事情發生了，把我吓的老半天說不出甚麼了！

宋 倒是甚麼事情用你這樣？

聽差一 世界上真是黑暗！咱這縣也要跟別的縣一樣成胡匪的老家了，縣城也免不了燒，良民也免不了綁票，百姓們的房子燒完牲口糧食搶掠一空，冬天凍不死也餓死了，現在就要到那個時候了。

宋 你忽然而天忽然而地的說些甚麼！有這樣好的縣長怕甚麼！

聽差一 (語吃) 有，有，有這好縣長，好縣長！

劉 (注意似的) 嘿！莫非縣長怎的了嗎？

聽差一 縣長辭官歸家！

宋 (驚訝) 嘿！縣長不幹了！真的嗎！

劉 倒是怎回事？

聽差一 我也不知道真底，不過從奉天來的公事，是教縣長辭差的公事，所以縣

公署裡邊都嚷起來了，縣長有甚過處，有過處也應當說出來，提明白。這樣好的縣長，人格道德像孔老夫子一樣，結局開個無過撤差，這還有理可講嗎？所以大家任地掉腦袋也來挽留縣長的，現在正嚷着呢。

宋 前些日子從本部來的那巡視員作的鬼吧！小人作小事！

劉 （冷靜如自言自語似的）就此一塊乾淨土也要腐化起來了，我們的運命也不久了！

聽差一 是奉天來的那小子作的壞道，決沒有錯，他來巡視的時候，咱老爺又不會迎合又不知運動，那小子還有不生氣的。

宋 不會迎合！爲甚不會迎合，巡視員來的那天縣長不是出去十幾里地，親到火車站去迎接的嗎？到那天設宴接風洗塵，走時又送到站，當官吏的規矩也就算行到了，在此以外還有甚麼？

聽差一 所以是不行的，在此以外還有很多呢！譬如往復的旅費店錢、運動費等

等、就是錢不足就不行呀！

宋 可是他們來巡視地方一定是官費呀！旅費也決不能少的、再多要錢不是過分嗎、況且我們縣長要是那多的餘款、不是早就修橋補路的嗎。

聽差一 所以這樣縣長是不能常久的、在前任以及大前任的時候、我都知道、爲這事很肯往外拿錢、所以上司也得意、現在這位老翁是太不懂事了。

劉 (怒) 不要胡說！你知道甚麼是好壞！

宋 你快去掃地吧！

聽差一 (恐縮) 這！這！(一禮而退)

劉 (仰天而嘆) 唉！好晴的天驟然間陰起來了！(向來) 你知道要有暴風雨嗎？

宋 (點頭) 縣長要是辭差、我們正像從船中掉在大海、任着荒波怒浪的漂流、還有甚麼樂觀的前途！

劉 我不信這件事是真的、我很希望這是謠言！

宋 我也是一樣，這位縣長要辭差後，繼任的必是黑心人。不給人民謀幸福、任命屬員儘靠私情，這是現政府的一定不變的老規矩，所以縣長走後我也沒有抵抗惡潮流的能力了，想起來真令人不堪！

劉 唉！爲甚壞東西能在這社會裡橫行呢？我們視爲安住之地也就剩這一縣了，這回連這一縣也不給留着。

（縣知事林香山登場，年五十前後，帶有德之士的風采，像甚事沒有似的沉靜，劉宋一體）

林 （答體）到了好時候了，這地方現在正是好時節，天高而清澄，陽光溫暖，風不揚砂的，（顧劉）怎樣！到這氣候不同的地方，你家眷都很好嗎？

劉 託福都好，我比以前還健康了呢。

林 那倒好，（顧宋）檢察員近來很忙吧？

宋 民無所爭，公事反到有閑工夫了。

林 是嗎！老百姓均能各樂其業了。

宋 無不鼓腹擊壤以頌縣長之德者。

林 不對不對！有時我在夢中還聽老百姓罵我呢。

劉 那決不是罵縣長的，是罵蔓延於全國的貪官污吏！

林 哈！我是始終爲民謀幸福而行政事的，不過回頭一想，還像對不起老百姓似的。

劉 你老心地清明才那樣想，聽你老一說我們都得羞死。

宋 聽說縣長有辭差的傳言，不知確否？

林 (微笑) 不錯的，確有其事，因爲在現政府下，像我這樣硬直的人就沒有用處、國政亂如作買賣，還能容我存在嗎。歸故山以耕我田矣。

宋 毫無理由政府就撤差，我是不服的。

劉 沒有挽留的餘地嗎？

林 現在是甚辦法也沒有了，既當官吏就得服從權力，早晚還當不了有這一回、

這回可到時候了、在我個人說能得歸田以過我悠悠自適的生活、倒也算是難得的幸福、不過想起老百姓是有些難過。

劉 不僅是老百姓、我們也像沒娘的孩子、前途有何光明可說。

宋 (激昂) 縣長如果辭差我也不幹了！

林 (注視宋劉用嚴肅的口調) 不要過激、在沒撤差以前請二位爲民從公、現在人民所賴者僅君等耳、我走後壞人必來跋扈的、保護人民的就是你們了、壞東西們必要公然作邪事、百姓必爲之犧牲而受痛苦、所以請替我來守民。

劉 萬惡的社會那裡有塊乾淨土、這樣的僻遠地方都要腐化起來、我們究有多大力量去抵抗！

宋 失去將領的兵卒那裡還有戰鬥的氣力呢！

林 (用兩手敲劉宋的肩膀並激勵的樣子) 沒有戰鬥力是不行的、要你們奮鬥到底、不要恢心、不看歷史嗎？時窮節乃現、荆軻的慷慨、蘇武的守節、出師表正氣

歌的文詞上躍動的精神、透徹一貫、真是動天地而泣鬼神、義人烈士的奮鬥精神、古今原爲一理的、是不變的、在吾們內部是永久存在的、所以吾們要爲正義而戰、除死而後已。

劉

（熱烈）奮鬥！林縣長！我們要奮鬥到最後！（絕望）可是結果又能怎樣呢！不過杯水車薪耳、只怕我們的小小力量不能生何效果耳。

（從此時起周圍漸黑暗）

林

（以預言家的態度）邪不歸正天必佑之、使民痛苦者天不能默視、革命的時期將不遠了、見朝霞而知降雨、見夕陽燒天而知天晴。天時尙有明徵、何況人事、以目下時勢論之將不遠矣、（注視二人）二位！要保持節操到底呀！失了牧童的羊群、將要受餓狼襲擊的羊群、只待你二人看守、救星不遠就要到了、是非來不可的。

（劉宋垂首）

林

(顧宋) 檢察員！我和你在這兒正二年了，這二年可以說是我的官吏生活中最有意義的歲月，無論怎樣小的事件，我們都能體諒老百姓，和你一同辦的案子，件件都記在我的心中，今後一想起某事某案就能想起你那時的態度和姿勢，倒是個永久記念。

(宋泣)

林

(顧劉) 審判官，我和你相交雖然不久，但是肝胆相照恨相見太晚，雖數月而勝似十年之交，像你這樣心如明鏡的裁判官我是頭一次遇見，既往你總算奮鬥了，未來還請你照舊，每到你失意的時候，你要知道遠在他鄉在暗中不住的祈禱你的勝利還有我，那時要鼓起勇氣繼續奮鬥。

(劉泣——周圍黑暗了)

林

我的官僚生活今天爲最後，今後未必有再和二位相見的機會了。

(兩人哭聲漸大)

林 諸請保重吧！我最後的拜託就是替我保民！

（周圍黑暗特甚，只聞啾啾聲，黑暗暫繼續以表經過，旋又光明，和前場同在一處，聽差二人掃地談話）

差一 爲甚這幾天亂曬一陣，誰都不能好好作事，像有甚麼亂子似的！

差二 嘿！你還不曉得嗎？有鎗的人家都在預備呢，子彈才貴哪，特別貴起來了，這個秘密誰也不知。

差一 我說這幾天像是不穩的樣子，竟造謠言，不是說張家通匪啦就說李家拉線，互相猜疑，一有疑心可就要生暗鬼了。

差二 在前任知事任中那有這些事，前任的時候每晚親身察城，老百姓敬之如神，白天爲鼓勵農事，親身到鄉下去看地，那時老百姓有多樂，誰想換任不到二個月竟鬧到這步天地，可見在上必得其人哪！

差一 可是前任走的時候，據說還留下剩餘的公款二萬，這事真少有，當官都是爲錢，還有見錢不要的！

差二 不過這二萬元現在不知怎樣了，原來縣署的人都革差了或調他處，新來的都是黑心腸的東西，竟想跟老百姓要錢！

差一 所以呀！凡是上衙門來辦事的，首先得給傳達幾個錢，不然他就不讓你進去，衙門口真難進的呀！

差二 你沒聽說嗎？這程子監獄的囚犯也換稀米粥了，原來朝晚是二頓乾飯，現在也取消了，剩的錢當然都到監獄長的懷裡了。

差一 前任老爺在獄的院裡還種些花，修的花壇，現在成了糞坑了。

差二 和先前不變的就是司法公署吧！聽說劉審判官和宋檢察員，這兩位才利害呢，公正無私毫不偏黨，署裡的腐敗東西恨極了，替前任爲民衆作事的，只剩這兩人了。

差一 是的不錯！因爲有二位在還好些，無怪老百姓遇事不到縣署而到司法公署的。

差二 因為兩人可靠，人民依如泰山。

(驟聽鎗聲三四、聽差兩人伏地、旋有數十馬蹄聲、人馬喧嘩)

差一 (爬近差二恐怖萬分) 來、來、來了！

差二 (仍伏在地下) 甚、甚、甚麼玩藝兒！

差一 胡、胡子吧！

(鎗聲大作、兩人險貼地皮、轉瞬間靜寂、人足聲漸近向舞台、兩人欲爬起逃命而起不來、爬着走、男女老幼抱包徒左門殺到、最後一民人由內側閉門 此時人皆震驚恐怕、身背靠牆而喘息、聽差一漸起走近民前)

差一 是胡子嗎？

民一 (點頭不語)

民二 (小聲) 把老李家的大門打開了、已竟闖進院裡去了、這回老李家算完！

差二 (起來對民二) 老李家！就是那財主老李家嗎？我說老李家的當家的有點可

疑！

(鎗聲又起一同無語伏地、劉審判官由右悠悠登場、見民伏地狀、民一抬頭)

民一 啊！審判官嗎？

民二 劉審判官！

(難民都揚起臉來)

劉 胡子倒有多少人？

民一 不到一百人吧！

民二 不到一百！二百也多呀！

民三 那的話！我在道上偷着數他馬腳了、最多五六十人。

劉 警察隊呢？

民一 他們早躲風去了。

民二 拉線通匪的是在縣署裡。

(聞叩門聲、民臉又伏地)

劉 (走近門)誰？

(宋檢察員的聲、劉開宋入劉又閉門)

民一 啊！宋檢察員先生！

民二 檢察員來了！(其他都招呼)

宋 (激昂)胡子約五十人、到老李家就進院、在院裡擺上陣向外放鎗以威嚇民衆、我會叫公安局警察隊上陣、他們竟說沒有縣長的命令、不敢隨便放鎗、而縣長又在公館內閉門不出、老百姓忖的這樣(向劉說)怎樣才好呢！

劉 到這步天地除自衛行動外、是無別法的。

宋 怎樣的自衛呢？

劉 叫他們大家拿鎗去！

宋 鎗！

劉 在辦公室旁邊有個倉庫、那裡藏的鎗械、預料必有這一回所以子彈也都預

備下了，（對差役一二）你們領着大夥兒快去，並將辦公室和法庭的棹子燈子都搬來靠牆擺上，搬完了年青的操傢伙排上隊，老小女人靠牆蹲着不要動、

（對檢察員）快拿鎗去！

（劉宋從右退場，民等由聽差指揮由右門搬出棹燈靠牆擺上，老小女子伏牆根下，劉宋搬來鎗數十枝及子彈甚多，走到排好的民衆面前）

劉 每人一棵鎗，站在牆裡向外瞄準，胡子來時就打，每人放倒他兩個看他退不退，不會放鎗的讓會的教給！

（劉宋分配子彈，民互相學放，然後登極擺上警防備，聞鎗聲，民作預備放式，劉宋亦各執鎗立於最高處，觀望形勢，周圍黑暗，聽着在院裡焚火）

宋 （向劉）這胡子是有計劃的。

劉 據說拉線的是在縣署裡，當然是有計劃的了。

宋 不即時綁票要錢，却到老李家院子裡瞎放鎗吓嚇大家，這裡必有說道！

劉 老李家和縣長及胡子，這三者必有甚麼關係！

(馬蹄聲馬叫聲，人皆緊張作預備，蹄聲漸速)

宋 胡子像要走的樣子。

劉 不能大意！

(急叩門聲，劉降走近門)

劉 誰？

(「我是縣長派來的」說完劉開門，民對之作預備放，知事祕書官登場，見景驚恐)

祕書 (對劉) 報告審判官有胡匪攻城，本日午後五時約有匪百名攻城，占領李姓

屯在院內，放鎗威嚇民衆，並提出求叫拿出二萬元了事，不然燒全城，縣長爲保護民衆不得已，將前任留下的二萬公款提出，匪拿去後退出，民衆得保安全，完了！

劉 (怒) 胡子僅不過百名，以現在的警察力量滿可打退，爲甚偏要拿出二萬公款呢？

秘書 那些詳細事情我可就不知道了。

宋 (憤然) 回去告述知事！胡子來時警察隊員在縣公署門前打盹呢，公安局是

幹甚麼的。

秘書 我是來傳縣長話的，你們願意說甚麼，直接見縣長說好了，用不着的話少

和我說！（退場）

（民等見秘書官走後，都向門外嚷着）

民一 通匪的在縣署裡！

民二 誰把公款二萬送禮啦？

民三 土豪劣紳！

民四 貪官污吏！

民五 才是通氣拉線的呢！

劉 (對民衆) 把鎗放下回家去吧，不用掛心了，今後再有這樣事情的時候，竟管

簡直到司法公署來，我們一定能給你們想辦法的。

(民衆等放下鎗械，對劉宋行禮而退，民等全去後劉宋來到焚火旁邊)

宋 可怕的時候真就來到了！

劉 預料也非有這一場子不可，但是想不到能這樣利害呀！

宋 這都是縣長暗中弄的鬼，貪心似狼，前任留下來的公款二萬元，他早就攔

在心上啦，所以勾通老李家引匪入城！

劉 此後一定還有比這還利害的事情，加小心吧，不過咱爲保存林知事遺留下

來的美德善事，咱要奮鬥到底的。

宋 爲保護失去牧童的羊群和狼豺相戰鬥！

劉 當然不論甚事也決不能屈服的。

宋 勇躍的戰爭奮鬥吧！

劉 (感激的)宋檢察員！

宋

(同樣) 劉審判官！

(兩人在火上握手)

劉

咱爲殺身而成仁吧！

(落幕)

第二幕 第二場

時 中華民國十八年秋

處 縣知事張清泉公館居室

(左邊有牆壁、壁下方有門、門閉着、中央當前有炕、炕前有長椅子棹子及凳子、棹上擺着茶器、炕上有張清泉和姜睡肴、張年四十八歲前後、因吸民膏血而有肥滿的體態、姜年二十三歲、婉麗而帶毒婦型、枕邊置有鴉片器具、兩人陷於陶醉的樣子、祕書官伴着陳季氏由左邊登場、在居室門口站看向門外聽動靜)

祕書官 先不忙現在還未起來、等一會兒就醒了！

陳 縣長大人是一定能給見吧！

祕書官 不必掛心、別的事情不必說、你這事情縣長是必要親自問的、因爲你男人在監、你又有孩子很是困難、縣長素日就掛心民事、那有不給見的呢！

陳 見着縣長要是懇求的話、或許能把我男人放出來吧。

秘書官 那就在說的怎樣了、說好了還有辦不到的事嗎？不過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、必須有動人心的、（低聲說）這是不能大聲說的話、我告訴你、我們老爺最懂人情、你這方面要是稍微有點人情、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

陳 那末我得怎樣才好呢？

秘書官 那當然得商量的、不過我想有這（伸出指頭一個）些當然就不大離的。

陳 那是多少？一百元！

秘書官 說笑話！你男人的命就值一百元嗎？

陳 那末是一千元嗎？

秘書官 啊！差不多了。

陳 （爲難的樣子）一千元叫我怎辦呢？

秘書官 聽說你男人也賺了許多臟錢、千而八百的算甚麼。

陳 求你老方便吧、一千元就是要命也辦不到、請減去一些才好！

秘書官 那就在說的好歹了，當然我是盡力要求，不過你也得從旁痛哭，那樣大概八百能不大離吧。

(張清泉似有知覺打個返身，聽此秘書官敲門，妾起)

妾 誰呀！

秘書官 是我！陳克用的家裡要見縣長！

妾 候着！(到清泉身邊)怎樣！給見不？

張 (起身)叫他進來，我想也到他要來的時候了。

(妾開門，秘書官領陳氏進屋一禮而退，陳跪床前)

妾 望求青天老大人開恩哪！

(頭置床上仍不動)

妾 你到這邊坐着吧。(坐在椅上)

張 (從炕下來)來這坐下，慢慢的說吧。(坐椅上)

陳 是！（慢々抬起頭來、走近椅子坐在炕上）

妾 你有甚麼事呢？

陳 求縣長！就是爲我男人的事！

張 爲你男人？你男人叫甚名？

陳 叫陳克用、是殺人嫌疑犯現在獄裡、懇求老大人開恩早點放了他吧！

張 啊！是陳克用嗎？陳克用殺人的案子我是知道的、證據也充分、本人也承認了、這事怎辦呢？

陳 所以才請老爺開恩、可憐我的孩子又多、財產又少、男人要是住監我們全家都得餓死、實在是一點辦法沒有、望求老爺開恩哪！

張 不過你男人殺死趙述先的事不假、你男人本是受老李家當家的命、去和趙述先要錢、因爲要錢逼得太緊趙述先就說「你家當家的和縣長勾結外串胡匪奪去公款二萬、只有股份可劈、像我這樣窮人逼迫又有甚麼用處呢」因

此口角起來、你男人竟拿手鎗將趙述先打死、趙述先的妻竟在旁親見、這有甚辦法呢。

陳 但是老爺因趙述先說李家和縣長勾結胡匪、所以我男人才一怒打死他、我男人的犯罪純粹爲老爺和老李的名譽、是不得已的。

張 所以啦！所以我近來很是難心的、因爲我並未跟老李家勾通胡匪呀！我是爲救全城人民的生命、所以才將公款二萬提出來的、人民只有感謝我的才對、爲甚反造出來謠言了呢？

妾 本來人嘴兩層皮、不但趙述先這樣說、說這謠言的倒多了。

陳 並不是的太太！別人都知道是縣長的大德、因爲縣長爲救全城本是好心、誰敢不謝謝呢！（對縣長）不過我男人的事、總須老爺開恩的、可憐我們一家老小將他早些放出來吧！

張 （現着輕薄的樣子）但是很難呀！從古來就是殺人者償命、還有甚麼變通辦法

呢？

九〇

陳

(伏床上哭泣)不過拋下孩子怎辦呢！縣長是愛民如子的、爲我們孩子大人也得開恩哪、孩子天天盼他父親回來、哭得我眞沒有法子、懇求老爺特別開恩吧、除懇求老爺以外、又有甚辦法呢。

張

(裝聽不見的神氣、從懷中取錶看)啊！是了！三點在公署還得會客、這是不行的、得走。(站起)

陳

(怕張走)老爺！老爺！開天恩哪！

姜

(站起)你快預備走吧。

(姜張由右退場、其間陳李氏絕望伏床痛哭、無幾姜歸)

姜

(對陳李氏)實在叫你爲難了、你男人住監有多少日子了。

陳

大概有半月了、太太！我因爲這事十多天沒吃甚麼了、晚上也夢來我男人瘦得像甚麼似的回來！

妾 是的、想自己男人的心理我是知道的、太不好過了、不過我可以幫幫忙、我跟老爺說說看。

陳 (喜出望外) 是真的嗎！太太！發發慈悲你老救命吧！你老要是肯說的話、縣長沒有不聽的！

妾 我給講情倒沒有甚麼、縣長也不是不能聽、裡邊最難心的是宋檢察員宋文、此人很是頑固、以後又來一位劉審判官、比宋文還利害、一點兒也不能通融、非常不通情理、縣長遇着這樣事總得和他們商量的、可是他們那裡能答應呢！

陳 那末化幾個錢他們就能答應吧。

妾 是的、你如肯化錢或者也須能通融、無論何人見錢都是眼開的、不過錢少恐怕不中用吧。

陳 那末得多少才行呢？

妾 宋檢察員五百劉審判官也五百、兩下裡要怕要有一千吧！

陳 噯呀！懇請太太格外可憐吧！我家那裡能拿出一千元、要命也辦不到呀、少要點吧！

妾 但是你要弄明白了、這錢是給宋和劉的、縣長是一文也不要呀、我家老爺是白費事白操心呀！

陳 是的我是知道的、不過我男人是在李家當聽差的、那裡能弄出一千元、求太太格外可憐吧！

妾 那末你倒底能拿出多少呢！

陳 量力有六百元够拿的了、甚麼都得拆當！

妾 這樣說你就拿來八百塊錢吧、反正我從中給辦。

陳 (想了想) 好吧太太！反正我得求親戚告朋友、早晚我是交到八百元就是了、請轉告縣長老大人吧。

妾 那好吧、但是你總要快一些才好。

陳 是是！我回去就辦、請太太格外關照吧、以後還請多賞光才好、我走了！

（陳李氏行禮畢由左退、張清泉登場、兩人並坐在長椅上）

張 你倒有些手腕啊！

妾 不必誇獎！不過老娘兒們終久是心軟、尤其見了同行更不能不同情、本應敲她一千、結局少要二百。

張 唉！這就可以了、這種案子本來就說不出、能弄他八百元也就不算壞了、況且又受李家之託、也必得有個樣兒、八百元的劈份兒够瞧的了、怎樣？這款到手以後你不想做點甚麼嗎？

妾 是呀！我想做件冬天穿的皮大衣呢！

張 那也可以、下回到奉天去買件灰鼠子或狐狸的、做他一件好外套、穿上今冬到北京去逛逛！

姜

(歡喜絕頂) 那可樂壞我了、能到北京去可不錯、願逛甚麼逛甚麼、願吃甚麼就吃甚麼、咱倆有多快樂呀!

(姜身靠清泉水放嬌、清泉用手從後抱着、表示親密快活的精氣、姜揚臉點着清泉面帶微笑)

中 幕

第二幕 第三場

時 中華民國十八年秋

處 雙河縣司法公署審判廳

(審判廳是簡單構造的法庭在舞台右邊，向左斜着，以粗材作的欄干塗青色，其左爲審判官執處，置檯及椅子二，左邊即短壁有法庭門，壁有窗一得由法庭外向裡偷看，劉審判官向椅子整理公積，稍時按棹上鈴，錄事登場)

錄事 招呼我嗎？

劉 陳克用的案子還沒起訴嗎？

錄事 還沒起訴，這案子謠言多了！

劉 謠言！

錄事 都說陳克用的媳婦運動到縣長那裏去了！

劉 啊！因此起訴的手續才晚了吧！不過咱們要預備一出起訴狀就開庭，晚了又該麻煩了。

錄事 曉得了！（退場）

（蓬頭便是宋檢察員進來，劉站起迎之）

劉 （與宋握手）來的好！

宋 （微笑着）又給你添麻煩！

（劉歸原座宋在棹前椅子上坐）

劉 怎樣很忙吧！近來案子倒多起來了！

宋 社會帶着殺伐之氣，案子自然要多的。

劉 對陳克用這案子，聽說有些閒話。

宋 這案子和前些日子胡匪進城有關係，所以老百姓都很在意的，這案子真是難辦！

劉 怎麼！縣長又要從旁橫加干涉嗎？

宋 正是的，所以我要來和你商量一下子。

劉 好吧。

宋 本來這話是應當在法庭上說的，因為事情急迫不得不先跟你講。

劉 請講！

宋 前些日子通匪的財主老李家，有個外櫃叫陳克用，這人到趙述先家去替李家討債，趙因無錢哀告緩期，陳是絲毫不容，於是倆人口角罵起來了，趙罵說「我這窮人有甚油水，就打都給你們又當甚麼，你家東家勾串胡匪得二萬公款」云々，陳克用一聽大怒拿手鎗就將趙述先打死，他是爲東家的名譽，又想東家和縣長一體同心，縱然打死他，是爲大家好的，一定對他能有辦法，誰想趙述先的媳婦在窗外看得真切，所以陳克用的罪是無法抵賴的。

劉 這案子要是審明事實、縱令是縣長恐怕也插不進話的吧！

宋 果然李家就運動縣長、並且陳克用的家裡人又運動縣長的二太太、化了一

千元的運動費、這是有確證的、最可惡的是縣長說這一千元、是宋劉各分

五百元！

劉 怎麼！說分給我五百元！

宋 是的、說要完這案子須先買劉宋二人、所以每人五百元、合計是一千元。

劉 這東西爲飽私囊竟拿你我作幌子！

宋 是的、並且縣長壓迫我想要把案子弄完、對外部就宣傳各用五百元將你我

買收了。

劉 嘿！這是天理難容的呀！

宋 還有縣長叫我把案子快辦、就說是過失致死、就說陳克用殺趙述先是過失

不是有意、叫罰幾個錢就完。

劉 這種無理要求倘使我們若是服從、那末節操不就算落地了嗎？

宋 可不是的、但是我有辦法！

劉 有甚法辦？

宋 我們不妨按事實作成起訴書、然後提到司法公署、就按陳克用故意殺人、按殺人罪起訴。

劉 但是縣長的決裁又將怎樣！

宋 固然縣長可以隨便的了、但是如不受縣長的決裁而提出起訴書、在官吏是必須受制裁的、不過與起訴書上的効力、是沒有影響的。

劉 是了、但是縣長對你、也不能就那樣算完哪！

宋 當然是的、可是我把辭呈早已預備好了。

劉 辭呈！

宋 是的、我是任憑辭差也要守正義、這是我必經之路。

劉 可是檢察員！你要是再走老百姓將怎樣、前任知事託負咱的事、不是沒有辦法嗎？

宋 所以對這一點我也想到了、然而審判官！現在要是聽從壞縣長的話、而把案子糊塗了事。我們就是身敗名裂的第一步、這是最可怕的、老百姓也不能信服我們了、我們自身也就被世習惡風所染了。

劉 現下不妨稍忍耐一些、我們只要有正義之心、難道就鬧不過縣長嗎？

宋 要想守正義就不能顧慮、應破釜沉舟的幹去、我們現下只有兩條道路、一是學壞一是辭差、在此時如爲正義而辭差、或者對民算忠也未可知、林前知事的遺訓、也就是忠實而已。

劉 明白了！檢察員！提出起訴書吧！在民衆之前要表示出來甚麼是正當的。

宋 這也是對老百姓的最後盡忠、不要顧慮、前進！

劉 好吧幹！檢察員！你辭差而後怎樣呢？

宋 嘿！正是田園將蕪胡不歸耶？歸故鄉以待時耳。

劉 哈！是嗎、林縣長也說必有其時、以待時候的來到、可是在時候還不到的現在和你分別太可惜了。

宋 不然！時候只要一到、我們總還有相逢的日子、林縣長不是說過嗎、這樣腐化的民國、是決不能長久的、我們好在還年青、後會有期！

劉 那末只等時候來臨吧！

宋 可是這案子的後事、完全託負給你了！

劉 好吧我負責就是了、把起訴書拿來吧！

（舞台經過一度黑暗後又光明了、劉審判官坐在法庭看文書、左側有錄事坐着、左邊有長凳爲傍聽席、在傍聽席有籍寫人孫錫齡候着、民衆雖多而不到傍聽席、均在外側觀望、帶枷的被告陳克用由法警領着登場、就被告席、縣知事的秘書官溫威混追觀衆而登場、站在劉審判官身後）

祕書官（怒聲）奉縣長之命、叫這過堂中止審問！

(劉作不理狀仍看書)

祕書官(搖劉肩)縣長的命令！

劉 (傻抬頭) 關於裁判縣長有甚指揮命令的權限！你把司法公署組織章程再看

看！

祕書官(怒)權限！我是說的命令，縣長的命令你敢不從嗎？

劉 從不從是另一問題，縣長在法令上就沒有指揮命令的權，他要有甚話要說，

請他到這邊來！

祕書官(憤怒)好吧！你等着，(慌張退出法庭對民衆)遠些去！滾蛋！這有甚麼可看的！

混蛋！快躲開！

民衆向祕書後姿發笑，後以敬畏的態度看劉，新任檢察員周桂林登場，年四十前後，八字胡鬚，坐在劉右，胸中若有氣悶而不發言，空氣險惡)

劉 這就開始審判被告陳克用殺人的案子，(向陳)你叫甚麼名子？

陳 叫陳克用。

劉 多大歲數？

陳 四十五歲。

劉 在那住？

陳 山東會館西胡同。

劉 作何爲生？

陳 在李公館管賬。

劉 (向周桂林) 請陳述對陳克用的起訴事實。

周 (手撥八字鬚裝腔的聲調) 陳述起訴的事實！嘿！是叫我陳述嗎？這！我要問問審判官！你知道要是不告不理，就是不起訴就不能審判，這是刑事訴訟的重要原則，你焉能不知道呢？

劉 當然知道的，那種淺近的法則，拿到這來瞎吹足見你是初見大世面。

周 初見大世面！老趕嗎！不過未經起訴就審判，是重大的違法呀！

劉 這種事是誰都知道的，不過誰都知道的事情，你爲甚又在這重新來主張呢！

周 非主張不可呀！（敲槌子）現在你要審理的案子就沒有起訴呀！不起訴就加審理是干犯檢察權的，未起訴爲甚能陳述起訴的事實呢！你這不是自討無味嗎？你這種審判官怎能行呢？

劉 （很沉着的將訴訟卷宗打開）你不要瞎說！最好你把案子再詳細看看！你到任的第二天大概把進行事件的卷宗也看過了吧！那時候你就沒看過這個嗎？

（提示卷宗與周）

周 （探出身子）呀！怪呀！

劉 我給你念一遍吧！聽着！被告人陳克用，罪名殺人，犯罪事實，被告在李宅傭工時於民國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午後三時，赴山東會館東胡同趙述先家，與主人討債，二人對談之下，趙某因無力償還聲請緩期還債，不期由此發

生口角、趙某並揚言謂「你家主勾通胡匪與縣知事同通作弊、使胡匪攻城奪去公款二萬、按股均分、像我這樣窮人欠幾個錢又算甚麼？」等語、被告聞此大怒、遂以佩帶之手鎗擊斃趙某、當時有趙某之妻趙蔡氏在場親見、按趙蔡氏證明及被告口供所述、本案事實俱在、正應按刑法二百八十二條、提出起訴、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、雙河縣司法公署檢察員宋文。怎樣！這還有官印呢！

周  
嘿！

劉  
你敢說這也是偽造嗎？敢說是假的嗎？

周  
嘿！

劉  
既有起訴書我們自然要進行審理的。

周  
(難過的樣子) 等等！少等等！我看！(嚇得張惶而退、民點着後影嘲笑)

孫錫齡(走出法庭外向民衆) 怎樣！大家都看見了吧！劉審判官把新來的檢察員、捲的

可以吧！頂的他無言可對。

民一 詳細雖不得知，可是很有意思！

民二 正像老虎跟狸貓打架似的。

民三 倒是怎回事？

孫 不忙！我說給你們聽聽！是這樣，因為按法律要想罰辦一個人，事先必須

經檢察員提出案子，然後才能審判，這位周檢察員是新到任的，他以爲這案子就是陳克用的案子，一定沒有起訴文的，所以他就拿這理由來攻擊劉先生，誰想劉先生早有把握，蓋前任檢察員宋先生，在辭差以前早把起訴作好了，並且早已交給劉先生了，這是背着縣長幹的事情，所以新來的周是不曉得，宋先生爲這案子豁出來差不當，爲這案子才辭的差，可是起訴是作成了，新檢察員不知內情，跑這來裝腔作勢，教劉先生好個教訓，總算是審判官的勝利了。

(周檢察員又意氣揚之登場、孫慌忙住口進法庭、周蒞席)

周 既有起訴書是沒有辦法的、反正開審吧！

劉 開審就開審、你們都商量好了嗎？

周 甚麼？少說閑話！

劉 希望你陳述起訴的事實吧！

周 (銜起) 本案起訴書是前任宋檢察員不經縣長許可而私自寫成的、查司法公署的檢察事務、是縣長負責、檢察員不過隸屬於縣長之下、代行事務而已、故不經縣長裁決之起訴書、當然謂之違法、起訴程序如要違法、當然要做不受理的判決、所以本案又無陳述之必要！(着席、背向劉而聳其左肩)

劉 起訴程序合法與不合法、其判斷而在審判官、要知本案起訴是否合法時、自要審理案件的內容然後才可以下判斷、所以要請你先陳述起訴的事實！

周 本官認為沒有必要！

劉 好吧！那末在筆錄上要這樣寫、即檢察員無故拒絕陳述、不執行其職務、好嗎！你的怠慢職務在記錄上記着可作後日的證明、這是最確實的證據呀。

周 我並沒怠慢職務、我是對職務最忠實的。

劉 好吧！那末也不必陳述了、在筆錄上就寫你陳述過了、這還不行嗎？

周 請你隨便吧！

劉 那末我就要開始訊問了、被告是多嚙到的老李家？

陳 前後已竟十年了。

劉 在李家是幹甚麼呢？

陳 老李家對縣民的放款、全是由我經手。

劉 被告是本年九月十四日午後三時到趙述先的家了嗎！

陳 不錯是去了、因他借我們家主一百元錢、已竟到期了、我是催債的。

劉 款是甚時借的呢？

陳 三年前。

劉 多大利？

陳 月利五分

劉 趙述先打過利嗎！

陳 以前給過利、後來就不給了、所以才跟他要本錢。

劉 被告去討債的時候、當然是很利害的要了吧！

陳 他說沒有錢、所以我也不能讓服、就催促他。

劉 那末趙是怎樣說了呢？

陳 他說沒錢叫候着、並說從來打的利錢、都超過本錢三倍了。

劉 他沒說「你家主人勾串胡匪分了很多錢、何必還和我這樣窮人來榨油水呢」

陳 他並沒說那話、他光說近來胡匪很多、你出門不帶鎗嗎、我說帶的呀、就

拿出來給他看。

劉 不要說謊！不是被告因趙某罵你家人你才用鎗打的他嗎？

陳 不對的、那決不是真的、因為我把鎗拿出來給趙看、趙就問怎樣才能放呢、我就教給他怎樣勾勾死鬼、誰想子彈真就射出來了、原來我以爲上了保險扣的。

劉 但是趙蔡氏親見你倆口角、並將事實都對檢察員說了、你爲甚還撒謊呢！

陳 不是的、趙蔡氏是爲壞人所包圍、想要坑害我以圖發財！

劉 不要胡說！你對宋檢察員不是都招了實話了嗎？

陳 不是的、因爲宋檢察員威逼我、使我不得不承認、我是不說假話的、

趙蔡氏運動宋檢察員、想要陷害我的。

劉 好吧你不承認也沒有甚麼、那末被告是沒有殺死趙某之心了、爾不過因鎗犯火誤打死的、對嗎？

陳 對的。

劉 (以手鎗示被告)這就是那棵鎗吧！

陳 對的。

劉 (回顧檢察員)你沒有甚麼說的嗎？

周 (用難堪的臉搖頭)沒有！

劉 本案證據是被告對宋檢察員所說的口供、趙蔡氏對檢察員所做的陳述及醫師的證明書、被告對於這個還有甚話可說？

陳 我對宋檢察員所說的都是假的、趙蔡氏所說更不對、他是壞人！

劉 好吧！(向檢察員)有甚麼證據嗎！

周 應當對被害人的妻趙蔡氏再加審問、即知對前任檢察員所述的是否屬實了。

劉 我認爲沒有再問的必要、訊問及證據調查到此爲止、檢察員還有甚麼意見沒有？

周

(立起來而尊大的口吻) 本官認為被告在法庭所說的有理、說是因胡匪而起口角是不附實情的、並且又說李家通匪等語、尤為不近情理、被害人趙妻的陳述、正如被告所說有陷穽的、意圖、更不足置信、被告前在宋檢察員任內之陳述、為逼迫而來更不足憑、本案當然是過失致死、頂多罰他一百元的便可以完案。

劉

被告最後還有甚麼說的？

陳

方才檢察員說的正好、我不過是因過致傷而死、我是決沒有殺人的真意、況且我有孩子六個、我要是入獄、孩子們可怎辦呢、請審判官開恩吧、可憐我們一家人吧(哭起來)我是運氣不好、為趙妻所算、審判官！(跪下)請放我回家吧！家裡孩子老婆都等着我呢！請開恩吧！(叩頭)

劉

(冷靜) 好吧、到此審畢、因本案的案情重大所以即時宣讀判決、(暫寫字、其間空氣緊張異常、然後威儀堂之的宣示) 對被告陳克用宣示殺人案的判決！

(取案文讀之)

主 文

被告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

沒收手鎗一枝

事實及理由

被告備於李家時、於民國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午後三時、赴山東會館東胡同趙述先宅討債、兩人對談中趙以無力緩期、被告不允並惡罵之、因而趙述先竟向被告言「汝家主人曾與縣長勾通胡匪、得公款二萬、按股均分、財亦足矣、何竟逼迫窮人過甚」云云、被告聞之大怒、用手鎗擊中趙某胸部當時斃命、前項事實按被告向檢察員所陳述之口供、以及趙蔡氏口供並醫師之證明、足證被告有意殺人、按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第六十條所規定應判決如主文

對此判決如不服時、可於判決書送達日起、在十日內得向瀋陽高等法院上訴。

到此閉庭

周

(站起)你要記着別忘! (慌張退場)

劉

(不理並向法警)叫被告退廷、看着不要叫他跑了! (向錄事)你也跟着!

錄事

這!

(法警與錄事帶犯人退)

孫

(來到民衆前) 即時判他十五年徒刑! 這樣鐵面無私的審判官真少啊! 是包老

爺重生!

民一

死一人判十五年也太便宜他了。

民二

我以爲非償命處死刑不可。

民三

不過這樣以來、專在百姓身上謀利的東西、免得出來啊!

民四 那東西不在十五年、我們能好過日子。

民五 這東西自作自受、應該得這樣的結果！

張 不過對此裁判、劉審判官可真豁出來了！

民一 可是這樣以來、審判官怕當不長吧！

民二 我們不叫他走！往那走！

民三 審判官要是走的時候、咱們到衙門去哭去、拚死命我們也要留住他。

(繕寫人與民等談話中退場、劉坐法庭上觀望民衆去後而茫然自失、稍時候復精神走出法庭外、劉夫人及小孩由左上場)

子 爸爸！(撲劉胸)

夫人 你！(走近)

劉 噢！(撫孩頭)今天幹甚頑兒了？

子 我跟檢察員的兒子扔球來着。

劉 是嗎？跟檢察員的兒子頑兒、有意思吧！

夫人 爲甚才退堂呢、怪晚的！

劉 不要說了快回家吧、回家就預備搬行李！

夫人 搬行李幹甚？

劉 搬行李就是搬家！

夫人 往那兒搬呢？

劉 往那搬是說不定的、大概很遠吧！

(劉走、夫人孩子悄然隨在身後 落幕)

### 第三幕

時 大同元年秋

處 黑龍江省龍清縣公署司法科

舞台左邊的低牆有門可通，門旁掛着龍清縣公署的牌子，並貼有滿洲建國的畫報，中央有縣公署司法科辦公室的縱斷場面，棹子二椅子數張，錄事向棹上寫字，瓦匠一二在房屋外側塗泥修繕。

瓦一 近來聽說大局是大變？

瓦二 嘿！甚麼叫大局大變呢！變到那兒去了！

瓦一 變到那去是說不上，可是現在使換的票子，聽說此後又不好使了！

瓦二 是嗎！這樣話我還第一次聽說，前天從嫩江來人說，日本兵又和俄國兵幹起來了。

瓦一 你不要胡扯了，日俄打仗不是在咱小時候的事嗎！

瓦二 所以是了！咱小時候是在南邊打、漸漸往北推、現下在北邊幹呢！

瓦一 胡說八道！要是接連打三十年的仗、那個國家也架不了、不是那回事、是又出來的新國！

瓦二 新國？

瓦一 是的、新國家成立了、你沒看縣衙門門前貼的廣告嗎？

瓦二 看是看見了、像我這瞎子不識字、知道是怎回事、可是成立新國家、倒是怎回事兒呢？

瓦一 嘿！你小子真傻！連這點小事都不懂！新國家出來就發新票子！舊來的票子不好使了。

瓦二 是嗎！發新的票子！新票子！那你見着過嗎？

瓦一 見過啊！前天縣公署的老爺們拿着被我偷着看見了、嘿！票面上還有個旗子！

瓦二 旗子！是怎樣一個旗子！

瓦一 就是那！你回頭瞧！門上貼的那廣告！一樣。

瓦二 啊！就是一條黃一條紅一條青！是不！

（劉承審員從右邊登場，瓦匠等停工對之一禮）

劉 （對瓦匠）都收拾完了嗎？

瓦一 啊！承審員！剩不多了，就剩把這窟窿杜上就完了（說時用鏝子塗泥）

劉 好吧！總而言之是越快越好。

瓦一、二、 是！是！

（劉進辦公室）

劉 （向錄事）簿記冊子甚麼的都攏好了嗎？

錄事 在昨天就都攏完了。

劉 沒收的東西和煙土都對賬嗎？

錄事 都對的、沒有錯。

(在此時工匠等退場、縣長于作舟上場、年五十五歲左右、品格頗似好人)

縣長 (從腰中鏡觀之) 快到了！時間業竟不早了、都預備好了嗎？

劉 完全齊備。

縣長 今天來的大概還是年青的吧！

劉 怎樣吧！雖然猜不着、聽說日系官吏向來都是年青的、恐怕這位也不能例外吧。

縣長 爲甚要到這遠的邊塞的縣份來呢！

劉 這種詳情我是不知道的、不過據高等法院長說、是爲視察司法制度的。

縣長 咱這縣是早晚也要添日系官吏的吧！

劉 大概是吧、南邊的縣份全都有了、早晚這縣也必要來的了。

縣長 那樣以來！將來咱們的地位將怎樣呢？

劉 這是將來的政治問題、咱是不知道的。

縣長 今天來的是司法部法務科長、他還能調查我嗎？

劉 不能吧！我想司法部的科長、僅可視察裁判方面的事情、關於行政方面是和他無關的。

縣長 要是那樣可不錯！不知道怎樣、日系官吏遇事令人可怕的很！

劉 是的！尤其像我這樣小官更覺可怕！不過我們不作壞事、縱令是日系甚麼系的、也沒有可怕的需要、又一方面想我們這樣的奇異、國內新興的勢力逼迫我們的原故吧。

縣長 像你這樣耿直的人、當然是沒有可怕的了！

劉 可是縣長！我們要是抱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態度、又有甚可怕呢？  
縣長 那倒是的、像你這樣又有學問又有見識的人、當然沒有甚麼顧慮的了。

（當差的從左邊跑上場）

當差 (對縣長及劉) 客人來了！一回兒就到！

縣長 是嗎！咱們迎出去吧！

(縣長劉錄事當差都在門前揀着，司法部法務科長蒼野達一領護兵登場，年齡三十二歲，精悍有爲，向出迎人一會釋後，由縣長領着入辦公室)

科長 (向縣長一禮) 我是司法部法務科長，請縣長多加關照！(遞名片)

縣長 (遞禮遞片) 我就是本縣的縣長。

縣長 這位是承審員劉相如！

劉 (行禮) 我是承審員劉相如。

科長 (對承審員一禮) 初見！

縣長 請坐吧！

(一同着席，當差送茶)

縣長 做縣的交通很不方便，勞你遠來，很疼了吧！

科長 還不覺怎樣乏，不過初次坐轎車子，倒覺很有興趣。

縣長 你也看着了，很是個僻塞的縣份，沒有甚麼可以供你視察的。

科長 我初次到這樣遠的地方來，所見的都是向所未見，對個人很有益處，這回是爲視察司法制度而來的，（環視屋內）這屋子就是司法科嗎？棚頂都是高粱  
糶編的哪！

劉 是的，這是辦公室，隔壁兒是法庭。

科長 啊！是是！這兒能有多少案子？

劉 每月民事五六件刑事三四件而已。

科長 （向縣長）這縣有多少人口？

縣長 詳細還沒調查，大概一萬來人吧！

科長 把訴訟卷宗先給我看看吧！

劉 曉得了！（向書記官）把現在進行中的案件和辦完的案件卷宗，都拿過來！

(書記官點頭後從書箱內拿出證劉前)

二二四

科長 (對縣長) 和縣長以後有工夫再談，現在我要和劉承審員說幾句話。

縣長 好吧！然後請到我的屋子說話，我這就失陪！

(縣長及錄事一禮而退，科長調查卷宗，劉甚緊張，然後科長打開一冊)

科長 (對劉以嚴銳眼光注視) 這案子我以為證據不充足！你以為怎樣？

劉 (恐懼樣，取卷宗觀之，然後微笑) 是嗎！但是這是按警察的調查和證人的口供、

綜合起來認定為事實的，我想尚沒有甚麼不充分的地方吧！(開卷宗示科長)

科長 是嗎！那還可以，(又另拿卷宗示劉) 這份怎樣？被告說是還債的抗辯，而判決

則加以申斥，不知按何種理由而申斥被告抗辯？

劉 這是因為債務償還的事實，按被告應當證明的，今被告不加證明，自應加以申斥的。

科長 嗯！那末我要問了！原告為債權人，被告為債務人，這樣債權的存在，應

由那方證明呢？

劉 應是原告。

科長 被告如按時効主張債權的消滅時，其事實應當怎樣？

劉 那是應由被告證明的。

科長 應當證明的事項如不證明時又當怎樣？

劉 那就不能容認他的主張。

科長 在刑事訴訟上又當怎樣？

劉 在刑事訴訟時應用職權而調查事實，不得拘泥於當事人的主張。

科長 對呀！（歪頭想之）你倒很行！卷宗的調查算完，再考考你的法律常識。

劉 是。

科長 在刑法上何謂故意？

劉 明知犯罪的事實而故犯之謂之故意。

科長 何謂過失？

劉 因不注意且不認識其結果、使之發生其結果之謂也。

科長 巧使別人犯罪爲何？

劉 爲教唆。

科長 唆使他人犯罪而他人未犯時又怎樣？

劉 也是成罪。

科長 是嗎？被唆使人並未犯罪時亦得認爲犯罪嗎？

（劉有些難住的样子不斷在想、縣長上場）

縣長 （向科長）午飯已竟預備好了、一塊去用飯吧？

科長 （對縣長似頭皮的微笑着）我吃飯不如談法律來得快樂、在叫我稍談一會兒吧！

縣長 大遠來的很疲了吧、休息休息吃飯吧！

科長 還不覺疲、我一談到法律、就不覺得餓了。

縣長 那末完了就請來吃飯吧！（退場）

劉 方才那個問題想起來了。被唆使而未犯罪人、按現行法不能成罪、但是也有主張算犯罪的學者。

科長 （感佩）很不錯！太好了、訴訟卷宗也好、法律知識也豐富。

劉 因為在邊陲之地不得用功、現在都忘了。

科長 過謙！能這樣博識就滿好了、可是你多大了？

劉 三十九歲。

科長 甚麼學校出身？

劉 北京朝陽大學。

科長 我在本部看過你的履歷書、你由地方法院推事到司法公署審判官、又由司法公署的審判官而到縣的承審員、爲甚竟一步一步向後退呢？

劉 （回想既往的苦悶頗現煩悶、而在日人面前又不好明言）

科長 必是有甚錯誤才這樣降級嗎？

劉 不是的，並不是錯過，因為我的命運和周圍的境遇使我不得不如此。科長！這是現代的一般情形。

科長 (如責備的樣子) 現代的一般情形？

劉 是的，是現代不可避免的情形。

科長 (熱烈) 劉承審員！現代的情形大變了！成立新國家了！

劉 那又和我有甚關係？

科長 有甚關係？劉先生！新國家成立才與你有重大的關係呢！

劉 我有些不相信！

科長 (沉痛) 是嗎！(站起來)我對你宣言，我們的滿洲國！你知道嗎？就是你我的滿洲國了，為要行正義而成立的國家，將以往的黑暗政治和司法，全都革去從換新的正當的政治司法，今後為貪官污吏而犧牲的民衆，為官吏壓迫

而受罪的民衆、爲匪賊搶奪殺傷的民衆、此後都要從我們手中救出他們來、這是重新設立的國家、劉承審員！我們爲達成此種聖業必須有獻身的努力、對嗎！義烈之士、仁人志士應當奮起的時到了、正義的時代到了、你所希望的時代業竟到了！

劉

（想起林知事的預言、突然感動而起立、面向觀覽席）正義的時代到了嗎！我說必有到來的一天！果然啊！哈！（歡喜絕頂）林縣長！你預言的時代、果然是臨到了！

（科長走近劉的身旁）

劉

（熱烈的）噢！宋檢察員！時候到了！啊！雙河縣的老百姓到現在怎樣過活呢？我們走後都遭甚麼樣的罪呢！哈！可好了！好容易盼到老百姓再不遭受塗炭的時代到了！再不會受塗炭之苦了。

科長

（敲劉肩）好漢子！請自重！以您的實力和氣慨去當司法官、自然是前途光明

有望！金錢和勢力的時代已成過去，實力主義的新時代，來到我們的面前了！

劉

（由興奮而歸沉靜）不過科長！如按我個人說話，這種時代來的過晚了！（說着又想及前途光明而浮微笑）

科長

（站在劉面前）我明白了！劉承審員！我知道了！（以淚眼向劉並置兩手與劉肩）你爲貫徹正義！你爲保持裁判官的節操！你以前的惡戰苦鬥！你所遭遇的艱難困苦，及屈辱一切的忍耐，我都知道了！

劉

（緊握科長手，感激絕頂）科長！（欲喊叫却慟哭 落幕）

# 東方國民文庫既刊及近刊書目

既刊

第一編 新滿洲風土記 藤山一雄著

第二編 戲曲發明與自由戀愛 武藤富男著

第三編 滿洲森林與文化 藤山一雄著

近刊

第四編 曼殊雅頌

本編爲滿洲國朝野名流三十六人如鄭孝胥、羅振玉及寶熙氏等之建國以來詩詞作品 本會編輯部

清文雅正 羅振玉選

續刊

元曲菁華 詞選三百首 渤海史 蒙古民間故事 滿洲植物考 滿洲文化史

康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印刷  
康德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發行



【定價國幣貳角五分整】

（郵費國幣四分整）

東京特別市六馬路新花園町

武 藤 富 男

東京特別市大田六帖二〇二號

陳 邦 直

東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 
駒 越 五 貞

東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 
電話代表の一九二一番

東京特別市大田六帖二〇二號

滿 日 文 化 協 會  
電話の三七四六番

東京特別市三二番地

發 賣 所 股份有限公司 東 光 書 苑  
電話の五〇四四番・五二〇一番

發 賣 所

發 行 所

取 印 所

印 刷 人

發 行 人

原 著 者

13144

13144

